《柳殘陽小說專輯之77》

武虎奇

柳殘陽

第四冊

柳殘陽小說專輯之77

武虎爺

第四冊

柳殘陽著

合成書局總經銷

武虎爺

柳殘陽

小說專輯77

《第四冊》

合成系列

合成書局 總經銷

封面封底本公司編輯部設計

題字／集古名家書帖

武帝

第四册

梁羽生 著

「那還不如一刀殺了他！」

東魔一瞪眼道：

「當他賭到翻不了本的時候，小冬就給他點比賭還可怕的東西，要他生生世世跟著我們走……」

毛三一瞪眼道：

「有了顧斌，神龍旅的行踪便全入咱們的掌握中，老爺子，你高呀，在下佩服……」

東魔揮手道：

「去辦吧，毛三，你負責顧斌的事！」

毛三一楞道：

「老爺子，你信得過我！」

東魔嘿嘿地道：

「你還能要花樣麼？要跟東魔我合作的人，有誰敢有二心，毛三，你雖然是個狠悍難惹的人，我相信你會明白自己的處境，即使你投靠無天幫竺浩，他也救不了你。」

說完，人已緩緩行去。

毛三一呆，想不到東魔是這麼厲害的人，連自己投靠誰他都摸的一清二楚，無天幫竺浩是

柳殘陽小說專輯
※本欄提供同業使用

柳殘陽 著

1冊	2冊	3冊	4冊	全套	編號	書名	共冊	定價
					1	修羅七絕	二	360
					2	幻劍雙奴	一	180
					3	雨之魄	三	540
					4	邪神門徒	三	540
					5	如來八法	二	360
					6	星魂	二	360
					7	血斧	二	360
					8	竹與劍	二	360
					9	大雨頭	三	540
					10	劫後恩仇	二	360
					11	金鵬盟	一	180
					12	蕩魔誌	三	540
					13	渡心指	三	540
					14	霜月刀	三	540
					15	大煞手	三	540
					16	神手無相	三	600
					18	島中雄	三	600
					19	島霸	三	600
					20	拂曉刺殺	二	320
					21	十方區神	二	320
					22	剪翼	一	160
					23	傲爺刀	三	320
					24	傷情箭	一	160
					25	銀牛角	三	540
					26	千手劍	三	540
					27	七海飛龍記	三	540
					28	五嶽風雲	三	480
					29	斷刃	二	360
					30	天山劍寒鉢	三	480
					31	血煙煙劫	三	540
					32	天魁星	二	320
					33	鐵血俠情傳	三	480
					34	鷹揚天下	二	320
					35	煞威旗	一	160
					36	山君	一	160
					37	源血伏龍	一	160
					38	火符	二	320
					39	風凰羅漢坐山虎	二	320
					40	烈日孤鷹	三	480
					41	鐵腳媳婦	二	320
					42	漢江刀聖	二	320
					43	血刀江湖載酒行	一	160
					44	天寶誌異	四	620
					45	俠盜來如風	二	320
					46	血魂山之皆	三	470

※本欄提供同業使用

柳殘陽 著

1冊	2冊	3冊	4冊	全套	編號	書名	共冊	定價
					47	閻王拔	三	480
					48	龍蛟困魂忠魄	三	510
					49	忠義江湖	三	510
					50	青龍在天	三	480
					51	生死劫	三	480
					52	怒劍狂火	三	480
					53	鐵面俠心	三	480
					54	牧虎三山	三	480
					55	金家堡	三	480
					56	雨魔掌	三	480
					57	眨眼劍	三	480
					58,59	邪神外傳	六	960
					60	獨臂劫	三	480
					61	追魂帖	三	480
					62	屠龍手	三	480
					63	索命環	三	480
					64	洪門傳奇	三	480
					65	魔簫	三	480
					66	鐵劍丹心	三	480
					67	大雪滿弓刀	三	480
					68	千魔之仇	三	480
					69	江湖之狼	三	480
					70	關山萬里飄客	三	480
					71	殺俠	三	480
					72	麟角雄風	三	480
					73	巨靈出陣	三	540

李壽民著

1	長眉四人傳	二	320
2	金頂披神誌	三	480
3	龍江幻異錄	三	480
4	巴蜀俠踪	三	480
5	嘉陵風雲傳	三	480
6	續嘉陵風雲傳	三	480
7	大江千濤記	三	480
8	續大江千濤記	三	480
9	峨嵋七矮	二	320
10	青城俠隱錄	三	480
11	苗疆異女奇幻傳	三	480
12	虎狼俠道	三	480
13	一代豪俠萬世錄	三	480
14	續一代豪俠萬世錄	三	480

個人物，但，若論交情還差一點，他是否會伸援手和神龍旅爲敵，當眞是件不可預料的事，他……

毛三嘆了口氣，他知道自己讓人家牽著鼻子走了……

大熱天裡，一屋子的汗臭味，小小一棟房子裡，擠上了二十來條漢子，汗水油乎乎的淌下來，但，沒有一個人去抹額頭的汗水，俱聚精會神的瞪著圓桌當中那口破了口的大碗，骰子在裏面滴溜溜的旋轉，桌面上的銀票，銀子堆的老高老高，最緊張的莫過於莊家——顧斌，他這是最後一擲了，全身的家當盡在這最後一博了，他賭了三天三夜，神龍旅兄弟中能借的全借了，這一把如果眞輸了，他眞不知道該如何向兄弟交待……

鐵虎是不賭的，却也被場子裏透不過氣來的氣氛感染了，連他都緊張的盯著碗裏的骰子打轉，骰子終於停擺了，全場暴出了一聲狂呼：

「一二三！」

顧斌整個人像縮了水似的，萎頓的坐在那張破椅子上，兩隻手緊緊抱住自己的頭，汗濕的髮絲都糾結在一起，臂膀上的汗珠晶瑩鮮明，他像鬥敗的公雞，已沒有剛進場子時神龍活現的了。

鐵虎將袋裏的銀子全賠進去了，道：

「回去吧。」

一雙腥紅的眼神透出無神的神色，顧斌沮喪的道：

「還有多少？」

搖搖頭，鐵虎苦笑的嘆了口氣，袋已空空……

此刻，旁邊有人問道：

「顧爺，還玩麼？」

顧斌雙目如火的道：

「叫毛頭！」

毛頭是這間場子的掌鍋，顧斌雖沒來幾次，兩人間却建立起相當不錯的交情，每當顧斌手氣不順的時候，總會向毛頭求援，毛頭必傾其所能的助他，借他，讓他繼續賭下去，而花花銀子也就像水樣的倒出去……

眉頭一皺，鐵虎道：

「你還想玩……」

顧斌嘿嘿地道：

「輸了嘛，有啥辦法，古人說那裏丟，那裏找，我總要弄點回來，免得兄弟又笑我……

……」

鐵虎氣的一跺脚，道：

「手氣背，改天來，你是有賭就是娘，硬賴著不走，兄弟，場子錢不好借，借多了會要命，我看走吧。」

他想拉顧斌起來，誰想到顧斌竟然甩開他的手，鐵虎無奈的搖搖頭，人已如風的踏出屋外，風一陣吹來！

毛頭眞是善解人意，總是在顧斌最不如意的時候出現，他還是那副職業性的笑容，拍拍顧斌的肩頭，道：

「怎麼？又撇了！」

顧斌苦笑道：

「和尚尼姑全碰上了，怎麼不背，毛兄，借五千兩，翻了本外帶利息一併還……」

毛頭嘿嘿地道：

「先提提神，有了精神才能翻老本，顧兄，銀子我有，要多少有多少，我保證你玩個痛快！」

他適時的送了一顆葯丸到顧斌嘴裡，每次，顧斌精神不濟的時候，總有這種葯丸讓他提神，他只要服上一顆，人又變得生龍活虎，多日來的疲勞會一掃而空，毛頭還眞守信，五千兩白花花的銀子又送到他面前——

顧斌精神來了，又當莊了！

毛頭很識相的離開了，他又坐回他的桌子邊，一雙目刃冷冷的盯著賭桌上，誰都看得出來他臉上洋溢著沉冷的詭笑，當那邊呼天搶地吆喝著時，秋小多悄悄過來了，瞄了顧斌一眼，冷聲道：

「老爺子有口信傳來，要我們下手了。」

毛頭嘿嘿地道：

「這是他最後下場了，你的葯會在半個時辰內發作，兩千兩銀子只要給千光，嘿嘿，他必會來求我……」

毛三狠，小多毒，兩個人很有耐心的等待，他們知道這條魚兒已上鈎了，眞準，半盞茶功夫，顧斌果然又輸的精光，他終於離開了那張桌子，踉蹌的向毛三這邊行來，毛三召召手笑笑道：

「怎麼？又吐光了。」

顧斌垂頭喪氣的道：

「背，背到家了。」

毛三淡淡地道：

「歇歇吧，賭是天天都有機會。」

顧斌哼了一聲道：

「我不信邪，毛頭，再借……」

話聲未落，顧斌臉色已經蒼白，他忽然覺得自己全身都不對了，有種隱隱而酥軟的感覺，毛三根本不給他說下去，臉色略沉，冷淡的道：

「老顧，你也是道上的朋友，知道我們這行的規矩，前債未清，新帳難來，我們不是善堂，有那麼多兄弟靠這個吃飯……」

話聲一落，滿屋子的賭徒全散了，顧斌朝那些離散的人瞥了一眼，終於明白怎麼回事了，有道是賭狠，賭奸不賭詐，瞧這光景，場子上全冲著他的，他冷冷地道：

「毛頭，場子出老千！」

毛三面色一沉，道：

「老顧，場子出老千是咱們這行的大忌，你嘴上留德，別怪兄弟翻臉無情！」

顧斌經常出入場子，這點苗頭都看不出來，在道上他也別充字號了，此刻他已發覺道上出老千，面色一沉道：

「毛頭，招子放亮點，姓顧的可不是奶娃兒頭一回，你要玩這一套，嘿嘿，當心我拆了你的場……」

毛三臉色一沉道：

「顧斌，別要狠了，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，你是我們老爺子要的人，往後，你必須聽老爺子的！」

顧斌一楞道：

「老爺子是誰？」

毛三嘿嘿地道：

「老爺子就是老爺子……」

顧斌大怒道：

「他媽的，我是神龍旅八爺的人，你們老爺子是什麼東西，毛頭，回去告訴你們老爺子，要還錢來神龍旅拿，至於想讓我替你們做事，呸，作夢……」

說完，人往外行去。

秋小冬冷笑道：

「他走不出大門就會回來求我……」

但見他嘴裡喃喃有辭的說了幾句辭兒，顧斌才走幾步，人已歪斜的幾乎要倒了下去，僅這一點點功夫時光，他的臉色瞬間蒼白，眼珠子頓時泛出一片赤紅，他啊了一聲，只覺腸肚有如萬蟻鑽動，那種痛苦當眞非人能忍受。

顧斌顫聲道：

「你們下了毒！」

秋小多嘿嘿地道：

「下毒你能熬，下蠱你熬不過，顧斌，這是苗疆有名的紅螞蟻，每天按時發作三次，如果沒有我的解方，你會一次比一次痛苦，這種味道即使百鍊金剛也熬不過，你自己想想，是聽老爺子的，還是要硬撐下去……」

顧斌顫吼道：

「他媽的！」

他眞恨不得一掌斃了毛三和秋小多，但，當他的手甫舉起來，那股閃勁才要凝聚，血股中如萬箭穿心般的痛苦，他蹬地一跤栽在地上，全身泛起了顫抖……

他還是條漢子，想強忍這股來自體內的難過，在汗漬濕透，痛苦難熬的情形下，他悲吼著道：

「讓我死……」

二十四

死！是顧斌唯一的解脫——

在蠱毒的啃嚙下，他想死，那可不容易，秋小多是放蠱的高手，他知道如何操縱蠱毒的蠕動，如何腐蝕受蠱者堅強的意志，顧斌反抗愈烈、痛苦愈深，在秋小多刻意的操縱下，顧斌已完全喪失了理性，他痛的咬破了嘴唇，擊碎了牆壁，也蹬壞了桌子，最後，他妥協了，在熬不住的情況下，他顫悚的道：

「說，你想幹什麼？」

毛三嘿嘿地道：

「要八爺的命！」

顧斌心裏如挨了一記悶棍似的，八爺是他的主，也是他最敬佩的人，毛三要他的命，他不是衣冠禽獸，不是忘義背仁的人，他寧可死，也不會送八爺步入死亡之路，他驚惶的瞪著毛三，顫聲道：

「你是、你是……」

毛三嘿嘿地道：

「你也許聽過，我叫毛三！」

又是一記晴天霹靂，血洗萬家樓子，踏遍六合寨子的凶神毛三，居然就站在自己面前，八爺曾爲了他廢寢忘食，曾咬牙切齒，曾下達追殺令，要神龍旅兄弟查訪這號人物，想不到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毫不廢功夫，人是找到了，而自己却落在人家手裏，顧斌眞是又急又恨，他雙目像要噴出血來，瞪著毛三那張酷厲的臉龐，顫道：

「要我出賣八爺……」

心在顫，血在賁，顧斌還沒忘了八爺是自己兄弟。

毛三嘿嘿地道：

「不是出賣，是交換，只要八爺肯出來，我們會解了紅螞蟻蠱毒，你也不必再受這種痛苦了……」

顧斌怒聲道：

「我操，你把姓顧的當成什麼樣的人……」

他想到八爺是神龍旅的表徵，是兄弟的依存，自己縱然苦出了胆汁也不能幹這種不仁不義的事，他準備拼命了，蠱毒再狠再烈，他也要熬下去，他是條血錚錚的漢子，是條寧死不屈的

漢子，雖然他的毒又發作了，在地上翻滾的垂嚎，痛苦的嘶叫著，他還是不肯求饒，還是咬牙挺著，何等倔強的漢子，牙都咬斷了，鮮血從嘴唇間流下來，眼珠子也吐出來了，他還是沒有求饒……。

秋小多眉頭一皺道：

「想不到他還眞硬朗……」

毛三怒聲道：

「我打碎了他的骨頭，看他還硬不硬……」

他料不到聞名天下苗疆紅螞蟻蠱毒居然威脅不了這條漢子，以他整治人的經驗凡能熬過鑽心之苦的人，即使殺了他，他還是會硬挺下去，毛三脾氣暴烈，早耐不住了，一抬腳，重重一腳踹在顧斌的腿骨上，眞狠，那一腳竟將顧斌的大腿骨踹斷了，顧斌慘叫一聲，人從地上跳起來又摔下來，他人已昏昏欲暈了。

砰—

突然—

那棟屋子的大門給人一腳踹開了，鐵虎像頭猛獅似的撲了進來，屋子裏的情景全數落進他的眼睛裏，他沒有想到會是那麼悽慘的一幕，顧斌已不成了人形，全身俱濺落在一片血紅裏，

鐵虎不知毛三和秋小多是怎麼修理自己這位兄弟，但，顧斌是給修理的差不多了……

鐵虎怒喝道：

「他媽的，你們眞毒……」

他性烈如火，驟見有家兄弟落成這個樣子，頓時躍上前去，照著毛三和秋小多衝殺過去，毛三嘿地一聲道：

「幹吧，一個也別想溜了。」

秋小多和毛三俱是狠厲如狼的人，鐵虎雖然驍勇善鬥，但在這兩大高手眼裏他還是個三流角色，秋小多身子一晃，伸掌一拍而落，而毛三借機已重重點了鐵虎的肋下，鐵虎痛的慘呃一聲，一柄劍迅快的穿去，但，秋小多那一掌還眞重，登時將他打得肩胛骨裂了，鐵虎知道自己遇上高手了，他忍著碎骨的疼痛，往門外闖出，但，毛三決不會讓他有溜出大門的機會，一柄刀已敲在鐵虎的額頭上。

「呃！」

鐵虎慘叫一聲，一顆頭大的腦袋已碎裂開來，血液和腦汁迸射出來，一代英雄竟死的這麼悽慘——

顧斌乍見兄弟慘死，顧不得自己還有沒有力道攻敵，猛然抱住了秋小多的大腿，狠狠一口

咬去，秋小多哎呀一聲，手掌已朝顧斌的頭頂上拍落。

顧斌登地一聲，已死了過去，但，他那口巨牙却連血帶肉的將秋小多的大腿肉咬下一塊來，秋小多憤怒的掙脫開來，痛的他鼻子眼睛都流滿了鼻涕淚水！

秋小多抽腿踢了顧斌一脚，叱道：

「媽的，眞倒霉！」

毛三面色冷厲的道：

「老爺子會怪咱們！」

秋小多恨恨地道：

「誰會想到姓顧的這麼行，沒法子，至少咱們幹了神龍旅二個高手，對神龍旅來說，這已經夠瞧了。」

毛三哼地一聲道：

「送給八爺當見面禮，至少他會哭無淚……」

秋小多終於明白毛三的意思了，拍拍手，立刻有漢子進來將兩個屍體裝上了板車上，毛三隨手寫了張紙條貼在顧斌臉上，望著遠去的板車，面上浮現出一股冷笑……

當年刀留情，留下禍根，

今年刀無情，斬草除恨。

當八爺目光落在這十八個字上時，八爺那雙炯炯的神眸裡居然潤濕出一股晶瑩的淚水，顧斌和鐵虎那副死狀令這群漢子全震顫了，他們想不到有人惡毒的這樣對付他們組合的兄弟，人人憤怒的落下了淚……

小杜恨聲道：

「八爺，誰幹的……」

八爺長吸口氣，臉色凝重的道：

「毛三——」

憑藉著和毛三的熟識，八爺從那十八個字上斷定是出自毛三之手，神龍旅兄弟想不到這個黑道梟雄居然先向神龍旅下手了，當年毛三率領著苗子、蝎子那夥人曾血洗萬家樓子，攻殺六合寨子，這股血仇尚懸在那裡呢，想不到他熊心豹胆的先找上神龍旅，他是冲著八爺來的，八爺咬著牙，啃著唇，先替顧斌鐵虎覆上了草蓆。

小杜怒聲道：

「好呀，毛三這龜兒子，居然先動起我們來了，八爺，咱們神龍旅兄弟可不是讓人砍著玩的，立刻找出這個死東西，我要剝了他……」

八爺揉揉潤濕的眼眶，道：

「禍由我起，因由我種，這事……」

小杜臉色一沉，道：

「八爺，對付這批龜兒子別再仁義道德了，這件事已不是八爺你個人的恩怨了，死的是神龍旅兄弟，只要是神龍旅兄弟都有義務替他們報仇……」

八爺點頭道：

「好，即然是這樣，咱們先將毛三給挖出來！」

神龍旅的組合在疤七叔手中發揚光大，他們層層密密的連繫方法，是掌握江湖消息的最好管道，三天，僅僅是三天的光景，小杜便掌握了毛三的行踪，傳遞消息的是組合的外圍兄弟劉痞子，這位兄弟專在地方上打混，暗中却查訪組合裡所需要的事情，劉痞子將消息傳給小杜，八爺是頭一個知道消息的人。

八爺愼重的道：

「小杜，確實麼？」

小杜嘿嘿地道：

「八爺，這點你放心，痞子不但查到了毛三的落脚處，還親自跑了一趟『血狼寨』，毛三確實是駐紮在那裏，他還將兄弟全拉把過來了。」

八爺嗯了一聲道：

「血狼寨是黑白雙狼的窩口，表面看起來他們只是江湖上的小組合，骨子裏却是無天幫竺浩的外圍份子，毛三借血狼寨落脚，眞是聰明絕頂！」

嗯，小杜點點頭道：

「他這是一石二鳥，有無天幫做後盾，知道我們會顧忌，如果咱們硬踩血狼寨，無天幫必會出面，毛三不費吹灰之力就請來了幫手……」

八爺大笑道：

「我們會怕麼？」

小杜也大笑道：

「怕個鳥，八爺，咱們什麼時候出發！」

八爺截釘斷鐵的道：

「晚上……」

夜涼如水，還眞是個大冷天裡，在這樣的冷夜裡，那股子寒意阻遏不了兄弟熾熱的心，人人貼在地面上，向遠遠的血狼寨出發。

遠處，搖曳著幾盞風燈，血狼寨幾個血紅大字如龍飛鳳舞似的刻在一塊聳直的石壁上，寒夜裡，站在遠處，可看見站在瞭望樓子上的巡視漢子，寨子四週有四個瞭望台，可監視整個山寨的路口，只要有人想登上山寨，立刻就會讓人發覺。

血狼寨的防守挺嚴密的，要殺進寨子必須先解決瞭望台上的漢子，小杜望望台上一眼，即道：

「我去解決……」

龍兒大眼一眨，道：

「這點小事由我來，我人小，不容易暴露，杜叔，殺人的事你幹，擺平這些人的事我來……」

自從龍兒投入神龍旅後，這孩子已隱隱顯露出他那不凡的異稟，兄弟人人愛他疼他，怕他有所閃失，但，龍兒做任何事都沒有失手過，這次八爺不准他來，他左一句顧叔叔，右一句鐵叔叔，嚷著兩位叔叔的名字，誓言爲他們報仇，八爺拗不過他的糾纏，才容許他隨著來。

八爺瞄了瞭望台上的漢子一眼，道：

「要小心點，解決後就在台上別下來，替兄弟放風，如果有任何動靜，便設法通知兄弟……」

……

龍兒點點頭道：

「行，我照辦！」

誰都看得出來八爺有點偏心，他怕這孩子有所閃失，故意讓這孩子在那裏放盯，龍兒是個稚心未泯的孩子，認爲能站在台崗上洞燭全寨子的事也是件蠻愜意的事。

誰都沒看清楚這孩子怎麼走的，大夥只覺得有陣風掠過，一縷纖小的人影已掠向台頂，也沒有人看清楚他是如何動手的，只知道他很順利的制服了兩個守台的漢子。

龍兒在搖手，那是告訴大夥一切進行的順利。

八爺面上在星光下顯得益發沉凝，他那雙炯炯眸叉掠過寨子每個角落，整個寨子分三間草屋，東西棟俱有燈光閃爍，正北那間屋子黑漆漆地，這說明，這屋子的人已睡了，劍虹和陸剛各領了五十名兄弟向東西房摸去，小杜隨在八爺身後，道：

「八爺，我去看看那間黑屋子！」

八爺沉思道：

「我要的是毛三，咱們要捉活的……」

嗯，小杜的眼裏充滿了殺機，那股濃烈的殺氣逼落在每個角落，就像一頭獵食的蒼鷹一樣，尋找可撲殺的獵物一樣，他迅快的撲向那間黑屋的邊……

嗯，嗯，呃，呃！

小杜的身子才貼近那扇窗子，屋裡已發出怪異而令人心恍的嗯呃聲，那是一種能讓男人心跳，讓女人羞紅的淫浪聲，小杜只覺自己全身血液像要沸騰起來一樣，心裏除了有份好奇和憤怒外，他還想看看血狼寨裡的何許人有這大的胆子，在寨子裡玩女人，組合幫會最忌在堂口上做這種不乾不淨的事，那會倒血霉，任何堂口上有家居者必必須遠離寨子而居，血狼寨卽然有這種事，鐵定要倒霉。

小杜正想一脚踢開那扇門，只聽一個嗲聲嗲氣的女人喘聲的道：

「我的爺，你要把老娘弄死你才過癮！」

屋裡响起一聲淫笑聲道：

「你這騷蹄子，大爺騎馬上陣那次不殺的娘們叫爹叫娘，咱們這是初次交手，不先殺殺妳的威風，妳不會知道我白狼的厲害，臭娘們，我這傢伙不會比你那死鬼老公差吧……。」

他說的愈得意，笑聲也愈大，而那女人騷浪的叫床聲也更迷人，顯然這對男女激情的已忘了自身所在了……

有人說破壞人家的事是缺德的，小杜本想待他們燕好之後再殺進去，但一聽「白狼」二字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一脚將那扇門踹開了。

床上的兩個人像是春貓突然讓人扔石頭樣的急速分開，那女的惊惶的斜臥在床頭邊，張惶失措的望著小杜傻了，她顫聲道：

「是我老公叫你來的？」

她還忘不了自己是在偷人，一口說出自己擔心之事，那個自稱白狼的壯漢就沉著多了，他嘿嘿地道：

「朋友，是那條道上的，劉老三的女人是自己送上床的，你要捉姦也要看看地方，這裡是進得來出不去……」

他還知道這裡是自己的一畝三分地，但，勾引道上兄弟的老婆上床，畢竟不是件光采的事情，卽使在自己的窩口，他還是怕事情渲出去，因爲寨子裡兄弟全知道了，在面子上總是有些掛不住。

小杜冷冷地道：

「白狼，你勾引兄弟的老婆，犯了道上大忌！」

白狼果然有點語塞的道：

「朋友，有話好說，咱們到別處說。」

小杜料的不錯，白狼果然不敢吼出來，更不敢冒然出手，江湖有江湖的規矩，犯了淫戒，

就是觸犯了衆怒，傳出去，血狼寨的名聲就會付諸流水了。

小杜冷冷地道：

「這裡說……」

白狼惶恐的道：

「這裡是寨子，兄弟面前不好說。」

小杜冷笑道：

「怕丟人就別幹這種事，白狼，想遮醜，要付出點代價，你能有多少油水！」

白狼尚摸不清小杜的來歷，只知道人家是冲著自己來的，此刻小杜說了話，他想賒點銀子總能擺平這件事，向那女人瞄了一眼，那女人急忙要穿衣服。

小杜冷煞的道：

「別動，誰動誰先躺下。」

他的劍快，一劍將那女人的衣服挑過來了，那女的惊叫一聲，光溜溜的身子縮在床上，白狼登時傻眼了，他也是一絲不掛，如果小杜不罷手，今晚在兄弟面前就要丟人現眼。

他苦笑道：

「朋友，讓我們穿上衣服……」

小杜冷冷地道：

「說，毛三在那裏？」

白狼的心頓時往下一沉，他知道小杜能混進寨子裡而找上自己，這事就不單純了，他猛地躍向床頭，伸手去拔自己的劍，但，小杜的劍太快了，已戮在他的喉結間，他覺得有種刺痛感覺，血已緩緩流出來……

顫了顫，白狼顫聲道：

「他在……」

他的話還沒吐出來，耳邊已响起陣陣殺聲，血狼寨彷彿陷入鬼哭神號之中，窗外還透過來洶洶火光，他顫悚了，血狼寨從沒有過的事情終於發生了，這是多可怕的夜晚，敵人能悄無聲息的進了寨子，自己兄弟居然躺在床上挨殺，他鼓起勇氣的吼道：

「你們是那裏的……」

小杜冷笑道：

「神龍旅八爺的兄弟！」

腦子裡轟地一聲，他的腿終於軟了下來，撲通地跪了下去，他明白怎麼回事了，自從毛三進了寨子他就知道血狼寨惹上麻煩了，他却想不到麻煩會這麼大，一夜之間，寨子就讓人家拔

個精光……

白狼顫聲道：

「別殺我……」

小杜一怔，血狼寨黑白兩匹狼俱是江湖上的狠角色，今日怎會這麼窩囊，爲了保全那條蟻命居然跪下來了，他不屑的道：

「你不是威風麼？怎麼一點也不像條漢子……」

白狼顫聲道：

「朋友，江湖上聽起來我們黑白雙狼還蠻像一回事的，其實我兄弟只是別人利用的人頭而已，以我兄弟在道上的能耐那會建立起這麼一座像樣的寨子，我們是別人牽牛，我們報椿，表面上我們是這裡的主，實際上我兄弟全聽人家的……」

這更讓人覺得意外了，血狼寨居然不是他們當家，怪不得白狼會在這裡玩女人偷逍遙遙，小杜冰冷的道：

「誰是這裡的大老板……」

白狼顫悚的道：

「孫小辮子……」

這四個字甫落在小杜耳裡，一股震盪從心底裏翻騰起來，响譽大江南北，黑山白水的孫小辮子有不知道的幾稀？這位孫爺可不是普通的人物，他手下高手如雲，猶善廣結朋友，天涯雖大，處處都有他的人……

小杜回頭道：

「八爺——」

誰知屋外傳來八爺的話聲道：

「我在這裡！」

小杜一劍穿進白狼喉間，只見血光迸現，這條狼就這麼快的結束了，那娘們睹狀早已吓昏了過去，小杜道：

「這裡的主是孫小辮子！」

他退出屋外，八爺臉色凝重的瞄視著四方，神龍旅兄弟全按著計劃進行突襲，東西兩座屋子的漢子幾乎全在兄弟的追殺中喪生，這次突襲算是大勝利……

陸剛滿身是血的跑來，道：

「八爺，兄弟殺了將近三十多個，這裡應當不會留有活口了，現在咱們是否扯活……」

劍虹奔來道：

「人是殺了不少，可是沒有碰上難纏的人，也沒毛三的影子，八爺，咱們來的消息會不會有誤……」

小杜插口道：

「不會，痞子不會騙我……」

八爺苦澀的道：

「他不敢騙你，却敢出賣你！」

小杜一怔道：

「八爺，有什麼不對？」

八爺嗯了一聲道：

「你不覺得奇怪麼？咱們突襲血狼寨好像太順利了，從進寨子到現在，沒遭到嚴重的反擊，寨子裡全是些武功並不高的凶徒，你想想，這裡面是不是有問題……」

小杜全身一緊，冷汗刹那間從掌心中滲了出來，八爺推斷的眞不錯，殺伐進行的有違常理，神龍旅從行事以來還沒有碰過這麼順順當當的居面，難道毛三眞是神機妙算，能預知他們今夜會有此行？

小杜急聲道：

「八爺，咱們退……」

八爺淡淡一笑，目叉在夜色裏搜索，道：

「但願兄弟能退出去……」

此刻，寒夜如水，冷颯的風吹的呼呼而响，點點寒星在雲層中眨著稀疏的冷光，大地看來是那麼平靜，但在平靜中彷彿又有種說不出的肅殺之味……

八爺略略審視了週邊環境一眼，道：

「劍虹，如果你要截殺未死的敵人，以血狼寨的形勢而言，你會將人藏在那裏……」

劍虹毫不遲疑的道：

「左邊是光禿禿的削壁石塊，少數人是可隱藏，人多就不行了，我會將我的人藏在東側的林子裡……」

嗯，果然是個好地方，密密麻麻的林間裏，隱藏其間的人斷不會讓人發覺，但，龍兒却說道：

「我才不會那麼傻呢，把人藏在那裏，誰都會猜想到，那裏看來隱密却最顯眼……」

八爺一怔道：

「龍兒，說說你的意見……」

龍兒一眨眼道：

「我要是這寨子的覇子，我會將人隱藏在山下出入道上，然後利用那片林子放火，讓進來的人一個也跑不掉！」

八爺心裏一震道：

「放火……」

眞的放火了，僅這幾句話語間，那大片林子裡突然冒出了滾滾濃煙，一溜溜火光沖天燃起，眞如龍兒所料，敵人眞用這招了，此刻黑漫漫的夜裡猛然沖起火苗子，登時將整個山寨照的通光，神龍旅兄弟個個都讓人看的一清二楚！

陸剛變色道：

「咱們中伏了，八爺，咱們往山下衝……」

火勢愈來愈大，煙霧更是迷漫雲空，再加上石壁擋道，神龍旅兄弟根本已無退路，兄弟們乍見這種情勢，當眞認爲只有往山下衝殺之路了，那知龍兒搖搖頭道：

「陸叔叔，別做傻事，咱們只要一衝進山道，敵人一定會以逸代勞，殺的兄弟即不能進也無法退……」

陸剛急聲道：

「那怎麼辦呢？咱們總不能坐在這裡等火燒光了山，再找路下山吧。」

龍兒肯定的道：

「咱們正是要等，現在是跟敵人比耐心的時候了，誰忍到最後一刻誰就能有勝算，我料定了，敵人見我們久久沒有動靜，一定會摸上來，這段山路能讓他們跑的氣喘不已，咱們是不是正好下手……」

大夥兄弟全讓這孩子說的心服口服，想不到小小年紀就有統馭之能，八爺見他有大將之風，暗暗替疤七叔高興，有子如此尚有何求，七叔當眞可以安歇了！

風聲吼了，火苗子濺起無數的火星，那密密層層的林梢子已劈拍劈拍的响著，八爺當眞夠沉著了，在濃煙中，他叫兄弟先找地方歇著，彷彿沒事樣的養神……

半柱香的時光……

遠處忽然響起了一聲急驟的長嘯，那高亢的聲浪直入每個人的耳中，顯見來人功力之強，已非尋常高手可比，八爺凝重的道：

「果然來了。」

只見斜坡下的彎道上有一團紅影如臨風的雪片似的向這裡冉冉而上，在他身後緊緊貼著八

個抗著大刀的漢子，隨在這紅袍漢子身後向這裡狂奔而來。

陸剛立刻迎上去，橫劍在胸間問道：

「誰？站住。」

那紅袍漢子眨眼而至，道：

「無天幫孟玉衡要見八爺！」

無天幫孟玉衡是海風堂堂主，在無天幫有甚崇的地位，他追隨無天幫幫主竺浩身邊，傳說兩人形影不離，今夜孟玉衡露了面，想也知道竺浩必然也來了。

八爺揮手道：

「讓他進來。」

陸剛嗯了一聲，閃在一邊，孟玉衡粗壯的呵呵一笑，彷如流水般的站在八爺面前，而那八個黑衣漢子則留在原地。

孟玉衡抱拳道：

「這位就是八爺？」

八爺點點頭道：

「不錯，在下楚八。」

孟玉衡冷冷地道：

「在下奉竺幫主之命請八爺山下一會！」

八爺淡淡地道：

「神龍旅和無天幫素無過節，咱們是兩條不同的路，從來河水不犯井水，竺幫主要眞有事情商談，那就請他上來這裡吧。」

孟玉衡眉頭一皺道：

「八爺，無天幫本來和貴組合是各行其事，誰也不犯誰，但是，貴組合今夜却洗了血狼寨，天下有誰不知血狼寨幕後大老板是孫小辮子，孫小辮子是我們無天幫白玉堂當家堂主，八爺，你說，我們無天幫不該出面麼？」

八爺呵呵地道：

「看樣子毛三也加入無天幫了……」

孟玉衡冷哼道：

「毛爺是敝幫主的好友，他雖未拜進本幫，但，本幫兄弟也從沒拿他當外人，如今無天幫有了事，毛爺當然也不會袖手……」

八爺揮揮手道：

「孟爺，請回吧，神龍旅明白怎麼回事了，毛三是個聰明人，如果不設下這個圈套，你們無天幫師出無名，現在好了，你們有藉口了，可以義正辭嚴的向我們出手了，回去告訴竺爺，楚八候著了……」

眞不是蓋的，八爺這種不卑不亢的神態令孟玉衡佩服，莽莽江湖像八爺這麼沉著的人不多了，孟玉衡可是老江湖了，他閱歷豐、經驗足，從八爺這股氣度上已知道無天幫遇上難纏的敵手了。

孟玉衡嘿嘿地道：

「八爺，姓孟的只要一下山，殺伐就會展開，那時候，貴我兩方全死傷無數，如果八爺肯單獨會會竺幫主和毛三，我保證不會傷及貴方一根毫毛！」

八爺一笑道：

「你了解毛三麼？」

孟玉衡一怔道：

「不了解。」

八爺不屑的道：

「他從沒講過一句眞話，也沒幹過一件人事，不要說你們無天幫全部來了，就是整個江湖各門各派全來了，我楚八也不屑和這種人一談……」

孟玉衡神色猛變，道：

「八爺，那就走著瞧了。」

八爺冷冷地道：

「送客！」

孟玉衡一回身往山下行去，他人甫走近那八個壯漢面前，那八個大漢突然將肩上大刀嗆然的抱双胸前，只聽這八大漢子同聲道：

「孟堂主，八刀客上山前就已打定主意，如果那位八爺不給咱們無天幫面子，我們八刀客也不想下山了，就把這八條命交給神龍旅了。」

這八位漢子彷彿在刀上俱下過深厚的功夫，從拿刀的姿勢上就可看出他們有著過人的刀法，他們俱踏著穩健的步子向八爺這邊行來。

孟玉衡嘿嘿地道：

「八爺，煩你教訓教我這幾個小兄弟了。」

小杜怒道：

「他媽的，這是給咱們下馬威！」

陸剛哼地一聲道：

「我來會會他們！」

他當年也是玩刀的，後因刀笨改學劍，神龍旅兄弟只知道陸剛的劍法精，從不知道陸剛的刀法更精，殊不知劍靈刀渾厚，眞正硬砸硬劈劍便不如刀了，陸剛捨劍取刀，他向兄弟借了一柄九環鬼刀，在手中一抖，環環連響，面對這八個刀客，陸剛面無懼色，橫刀而立。

這八個刀客似乎是無天幫故意識探，他們見堂堂的神龍旅只有陸剛一人應敵，顯然是沒把他們放在眼裏，這八個人頓時大怒，同時大吼一聲，八柄刀同時劈出！

陸剛冷笑一聲，一柄九環鬼刀登時橫掃而去，在叮噹聲中，那八柄刀俱被震了開來，陸剛有意要給無天幫一個顏色瞧瞧，他在震退這八名漢子之後，大刀忽然化作一縷刀光，那麼玄秘的旋轉殺出，他的刀法怪中帶煞，只見在兩聲慘叫聲中，兩個漢子的頭顱已給那柄九環鬼刀劈成兩半，鮮血和腦汁隨時濺起，陸剛絕不放棄這稍縱即逝的殺機，那一柄刀如一溜星光似的在空中一閃而破，刀刀切進撲殺過來的漢子身上，又躺下了三個！

其餘三個刀客睹狀大駭，拔刀而退——

孟玉衡神色一變，道：

「果然厲害，八爺，血仇結定了……」

地上躺著五個死狀悽慘的漢子，孟玉衡連看也不看一眼，忽然轉身向黝黑黑的長夜裡悲聲的吼道：

「兄弟們，你們兄弟已被殺了，神龍旅的婊子兒刀下可沒留點情份，快告訴竺幫主，他們殺人了，是他們動的手，咱們把他們當成漢子，當成英雄，他們却把我們兄弟砍了，這個仇咱們要報呀……」

這眞是惡人先告狀，孟玉衡這招眞惡狠，居然先發制人，他的話聲一落，黑黝黝的長夜裡响起了悲憤的怒罵和暴吼，只聽到破空聲和脚步聲隱隱傳來。

顯然，底下的人已被觸動了眞正怒火，孟玉衡隨意幾句話就讓無天幫的人殺氣騰騰，這個人的心機當眞可怕極了，他是煽動群情的高手——

陸剛怒道：

「媽的，姓孟的，你很毒……」

孟玉衡當然毒了，那八個刀客挨刀之時，他明明可以出手相助，而故意袖手不動，顯然早已預料到這個後果，他故意安排這八個刀手死於陸剛刀下，正是替無天幫找尋殺伐的藉口。

陸剛早瞧不起這種卑劣的小人，他那柄刀在半空裡一個疾旋，當胸朝孟玉衡推去，孟玉衡早料到他會出手，身子疾速的一個大旋身，長劍已疾快的撒了出來，劍刃在浪花的顫動中，反

點陸剛的肩頭。

孟玉衡劍勢如雷，獰笑道：

「你把我當成那幾個死去的兄弟，你是看走眼了！」

他能在無天幫海風堂中當堂主，當然不是省油的燈，孟玉衡不但陰沉，武功更是可怕，一柄劍在他手裏如揮洒的雨點般的千變萬化，陸剛手揮大刀，居然有此不靈，顯的散亂不已。

小杜沉聲道：

「讓我來！」

他是個玩劍的行家，見孟玉衡的劍法詭秘潑辣，頓時興緻大發，他迅快的一抖劍刃，一縷劍光斜穿而去，那種速度和玄秘吓得孟玉衡返身疾退！

他大惊道：

「好劍法！」

遠處，驀地傳來一聲陰冷冷的話聲道：

「老孟，你沒事吧！」

只見一個灰衫老者已如鬼魅樣的悄然立在孟玉衡的身後，他留著兩撇鬍子，臉上露著一抹笑意，而腦勺後留著一條長長辮子。

劍虹突然很衝動的向前移了移，道：

「這是孫小辮子，是個可以死上千百次的歪種，他，我要定了，誰都不要和我搶……」

他恍如和孫小辮子有著莫大仇恨似的，雙目有若兩枝利劍似的緊緊盯在孫小辮子的身上，從那種怪異的神色裡，兩人必是有道解不開的過節。

孟玉衡有種得理不饒人的氣勢，道：

「孫小二，瞧瞧，他們可是仗著人多欺人，一個姓陸的不夠，再加那個小杜，二個蠢豬想吃我老孟，嘿嘿，他們是痴風妄想！」

孫小辮子在家排行老二，無天幫的同輩中都叫他孫小二，他走上坡來，身後已跟著數十條無天幫的徒衆，顯然，無天幫今夜動員了不少人。

他雙目掠過神龍旅每個人臉上，笑道：

「兄弟，急什麼？咱們的大網已張了開來，難道還怕他們跑了不成，嘿嘿，有天無我，有我無天，是咱們幫裏的名律，竺幫主已有命令傳來，今夜不准放走一個……」

當他目光落在每人臉上時，驀然看見了劍虹，他似乎也是有點心惊，更令他惊駭的是神龍旅居然也有百來名兄弟，個個沉著的站在八爺的身後……

八爺知道今夜是無法善了，無天幫尚不知來了多少人，他可不願意坐在這裡任人宰割，腦中意念流閃，道：

「小杜，殺！」

小杜在組合裏反應最靈敏，思慮最愼密，在進殺血狼寨之前，他已和八爺研究過可能發生的狀況，山林間的博殺，最具威力的遠程博殺莫過於弓箭、箭矢，小杜吩咐二十名兄弟備妥這些劍刃，此刻孫小辮子率領的漢子約有七八十個，他們爬坡而來，體力當然有所損耗，在尚未爬過高坡之前撲殺是最有力的攻擊，小杜決不容他們有站上斜坡的機會，他必須先發制人……

……

八爺的話聲一落，小杜已沉聲道：

「殺……」

這二十名弓箭手早已選定了位置，小杜的話聲一落，那二十名弓箭手頓時萬箭齊發，連孫小辮子和孟玉衡都始料不及的暴身疾退——

孟玉衡大惊道：

「退、有暗器！」

他退的再快再疾也比不上箭簇的快速，急奔而來的漢子似乎沒有料到會有這個突變，剎那間慘聲隨箭而起，已有十七八條壯漢死在箭簇之下——

二十五

黑夜裡箭石如飛，神龍旅兄弟以逸待勞的撲殺這些妄想圍山的無天幫群衆，果然毀掉他們大半兄弟，孟玉衡雖然閃的快，腿上也中了一箭，他急速的吼道：

「退，先退下……」

孫小辮子揚聲罵道：

「他媽的，你們玩陰的……」

小杜站在坡頂上大笑道：

「有種再闖呀，姓孟的，你他媽的那股威風勁那裏去了？嗯，怎麼啦？那條大腿上掛彩了……」

孟玉衡憤怒的道：

「娘操的，我們拼了。」

他很想撲過來和小杜拚個生死，無奈一枝長箭穿在小腿肚子上，他雖然忍痛拔了出來，但，連血帶肉，那種裂開來的痛苦也讓他夠受了，他氣歸氣，却動彈不得。

孫小辮子一按肩，道：

「老孟，急個鳥，跑不了和尚也跑不了廟，這些娘操的有那個能跑了……」

他們已退到長弓不易射到的地方，此刻濃煙蔽天，只看到人影幌動，雙方俱無法看清對方的身影，八爺朝四野迅速的掃視了一下，頓時發覺這個山寨子除了這條路外，沒有其他路途可以下山，他知道這裡易守不易攻，神龍旅兄弟只要在這裡防守，無天幫想殺上來也不容易。

突然——

夜空裏響起一連串陰惻惻的笑聲，這陣笑聲像鬼魅一樣的恐怖淒厲，時近時遠，時前時後，弄不清這陣笑聲倒底來自何處？

八爺猛地一個大轉身，沉聲道：

「朋友，出來吧，何須扮鬼吓人……」

兩道目光陡地逼射在峭壁石後，但，笑聲縷縷不絕，來人彷彿有意擺出這副架勢吓人，八爺的眉頭一皺，那麼高的石壁，他眞拿他沒有辦法！

龍兒瞄了瞄上面，道：

「八爺，看龍兒的！」

他忽然從腰間拿出一個大彈弓，這孩子自小生長在石洞中，閒來無事就拿彈弓打洞外的飛鳥，現在雖然加入了神龍旅，還是童心未泯，那枝老彈弓常年掛在腰裡，此刻有人隱身石壁，這孩子登時動了童心——

他隨手抓起一塊尖尖小石，拉開彈弓疾彈而去，在這黑漆漆的夜晚中，只聽有人大叫一聲，石壁上像三道墜落石塊般落下三個黑衣人，這三個人身形一落，八爺和劍虹已迎了上去。

龍兒大聲道：

「杜叔，你們只要守住長坡，我和八爺應付這三個鬼不鬼，人不人的東西……」

小杜點頭道：

「放心，沒有人能衝過來！」

在淒迷的夜色裏，這三個人的形貌隨著雙方的接近而漸漸顯露出來，八爺的心神一震，毛三那張陰沉而惡毒的臉，他即使化成灰，八爺也能找出來，萬家樓子那段慘案有如影像般日日夜夜在他腦子裡閃現，毛三的影子也就終日不散，此刻兩個人在這種情景中相遇，兩個人心頭自是各有一番滋味。

毛三嘿嘿地道：

「八爺，久違了。」

八爺的心在淌血，道：

「是很久不見了，毛三，你實在是不該來，這麼久了，你連點消息都不給我，我以爲你死了，這輩子想殺你都沒有機會了，想不到你又活過來了，毛三，你是來送死，今夜，我盼的就是你能來……」

毛三聞言大笑道：

「好人不長命，壞人禍萬年，我是個天生壞種，要死也不容易，八爺，那筆陳年爛帳咱們也算不清了，今夜，咱們來個總結算……」

點點頭，八爺冷笑道：

「不錯，是該清帳了，即然要結帳也不必急在一時，你這兩位朋友也該讓我認識認識……」

毛三大笑道：

「好，這位！」

八爺目光早落在那位面容稍胖的漢子身上，道：

「別急，毛三，讓我猜猜，這位胖胖的朋友想必是無天幫的當家覇子竺幫主了……」

那胖漢子嘿嘿地道：

「八爺好眼力，無天幫竺浩正是在下，神龍旅在老疤手裏獨秀江湖，竺浩早想見識見識了，可惜老疤死的太早，無緣幸會了……」

八爺淡淡地道：

「也不錯，至少咱們還能碰上面……」

他那種從容不迫的神態，連竺浩都暗中佩服，那種氣度正是行家的風範，竺浩是個輕易不服人的人，但見了八爺，他知道這才是個人物……

八爺再也不看竺浩，目光落在另一個漢子身上，道：

「秋小多……」

秋小多一楞，嘿嘿地道：

「八爺，江湖上認識我的人不多，你能一眼叫出我的名字，可見八爺是個有心人，在下佩服……」

淡淡一笑，八爺道：

「我並不認識，但從顧斌的蠱毒上，江湖上除了你，我再也想不出還有其他人了，你秋朋友有獨門的手法……」

秋小多哈哈地道：

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」

龍兒眨著大眼道：

「八爺，顧叔叔就是死在他手裏？」

嗯，八爺嗯了一聲道：

「多看看這位秋朋友，他是很會玩毒的，隨手一洒就能讓人死的不明不白，龍兒，要跟著人家多學點！」

龍兒格格地道：

「八爺，我不信。」

秋小多盯著龍兒笑道：

「你最好是信，不然你會死的很慘……」

龍兒吸了一聲道：

「我信，我信，我當然信了，叔叔是個毒人，全身上下都有毒，叔叔，你既然是玩毒高手，你就表演給我看看，我這裡有個小草蟲，我看你能不能毒死牠……」

他左一句叔叔，右一句叔叔，叫得秋小多心裏直樂，看他不過是個孩子，也有心在八爺面前顯顯威風，他冷冷地道：

「一條蟲，只要我一伸手牠就完了。」

龍兒從口袋裏掏了半天，道：

「伸出手來，我要看看你是不是眞能毒死牠。」

秋小多是玩毒的大行家，心想這孩子一定是拿條長蟲之類的小蟲蟲，他伸出手來，道：

「拿來。」

龍兒頓時將握著的小手放在秋小多的掌心處，秋小多只覺有個軟軟的東西放在自己掌心裏，他朝掌心裏一瞄，吓得急忙縮手，道：

「你！」

他手卽使縮的再快，掌心處還是被什麼東西咬了一口，那掌心裏的東西已彈跳到龍兒口袋裏，龍兒大笑道：

「叔叔，你怎麼了？」

秋小多只覺有種鑽心刺骨的疼痛從掌心中傳向整條手臂，他是個玩毒的行家，那條蟲一咬到手就知道自己中毒了，他狠厲的瞪著龍兒，道：

「你居然毒我！」

龍兒大笑道：

「叔叔，你最好別太生氣，氣血上湧，那毒會發的更快，我這玩意叫紫玉娃娃，可是稀有

的東西，牠喜歡吃蟾蛛、蝎子和毒蛇，愈毒的東西牠愈喜歡，你身上一定有很多毒東西，所以才會咬你……」

秋小多一聽是紫玉娃娃，神色頓時大變，他學習毒功曾閱覽天下毒物大全，知道舉世三大毒物中，紫玉娃娃是百毒之首，此物性喜嗜毒，最愛博殺有毒之物，再吸取毒物之毒，如果有人讓這種東西咬上，縱使毒宗大師也難化解其毒。

秋小多顫悚的道：

「孩子，把牠給我！」

他知道凡讓紫玉娃娃咬上之人多無葯可解，唯一能解的辦法就是將那紫玉娃娃生吞活吃了，以其本身之毒抗其所吐之毒，再加上秋小多本身對毒的瞭解，或可救其一命，這也只是死馬當活馬醫。

龍兒格格地道：

「你想吞了牠！」

那玩意就在這孩子手上，是一隻像蛇又非蛇，還有四隻脚趾的紫色如玉的怪蟲，秋小多定目一看果然如傳說中的紫玉娃娃無二，他此刻顧不得自己的生命了，移身向龍兒抓去。

八爺怕龍兒著了道兒，想閃身去擋秋小多的攻擊，那知龍兒却冷笑道：

「八爺，讓他來，他的手只要碰上紫玉娃娃，紫玉娃娃會再吐出一口氣，決會讓他當場身亡……」

秋小多的手才動，驀聽龍兒這般說辭，登時吓的又縮回了手，當眞不敢再動，龍兒冷冷地道：

「你想活命……」

秋小多蒼白的道：

「當然，誰不想活命！」

龍兒冷冷地道：

「想活命，一般的解葯不管用，只有一樣東西可解！」

秋小多此刻感覺愈來愈不對了，不但手臂全麻了，他的心已加速了跳動，他是個玩毒的，這種現象正是中毒的象徵，他迫不急待的道：

「你說，什麼葯可解此毒！」

龍兒沉思道：

「你不敢吃……」

此刻活命要緊，秋小多那管它能不能吃，道：

「只要能活命，我什麼都敢吃……」

龍兒大聲道：

「話是你說的，可別怪我胡說八道，告訴你，紫玉娃娃其毒詭特，世上沒有眞正葯方可醫，你要想活命，只有喝我的尿……」

此語一出，秋小多果然神色大變，氣的暴吼一聲，恨不得一掌劈了龍兒，龍兒不屑的又叫道：

「喝不喝在你，尿能醫病也能醫毒，這在漢方葯典上有明文描素，你是毒門的該知道有這法子，秋小多，喝不喝隨你，再晚了連尿也解不了了！」

秋小多早已吓昏頭了，他連聲道：

「喝！喝！」

竺浩和毛三見秋小多吓成那個樣子，心裏頓有不屑之意，秋小多不但善馭蠱，更是毒門的佼佼者，連他都對紫玉娃娃那麼顧忌，紫玉娃娃想必是極毒之物，毛三的眉頭一皺，道：

「小多，當眞無葯可解！」

點點頭，秋小多苦笑道：

「沒有。」

毛三嘆道：

「只有喝尿一途，你還猶豫什麼？」

秋小多慘笑道：

「童尿難求，在這荒郊野外又到那裏去找，此地離鎭上少說也有百多里路，如果我跑到那裏，只怕早就毒發身死了。」

說到此處，他已臉色灰暗下來。

毛三和秋小多終究是朋友一場，交情也非尋常，他眼看自己多年好友就要死在紫玉娃娃毒下，心裏著實有種悲涼之感，此刻秋小多滿面灰黯欲絕之色，頓時觸動了他那凶狠心性，目梢子略略瞄向龍兒，嘿嘿地道：

「兄弟，現成的就有童尿可喝……」

此人素有極深心機，念頭一轉間，右手猛地向龍兒抓去，他出手迅速，殊出八爺和龍兒意外，八爺忙不迭的移身欲擋毛三的抓勢，沉聲道：

「你敢——」

那知毛三似乎早已料到八爺會有這一招，沉腕和八爺硬對了一掌，而左手依舊揮出，還是抓向龍兒。

那知龍兒不但不避，反而迎上，道：

「你也想挨牠一口，我就讓你惹毒上身……」

這孩子當眞聰明絕頂，彷彿早料到毛三會有這一手，他快速的伸出小手，只見紫玉娃娃在他掌指間早伸出了那張看來十分厲怖的小頭，正瞪著一雙紅紅小眼，盯著毛三那抓來的手掌。

毛三胆子再大，其心再狠，也不敢惹上紫玉娃娃，這天下至毒的怪物畢竟能讓他喪胆奪志，他吓得急忙一縮手，暴身疾退。

若不是毛三縮手快，那一口還眞會被叮上，饒是如此，以毛三那身罕見的功夫，也被紫玉娃娃吓了一跳。

他憤怒的叱道：

「你這孩子……」

誰知龍兒理也不理他，道：

「秋小多，想喝尿，只有我有，可是你小爺子的尿可不隨便給人家喝，要喝我的尿要有條件！」

此刻生命交關，秋小多雖是惡毒之人，這時也發不出狠勁來，他知道迢迢百里，要在這百里內找尋童尿是何等困難之舉，只有忍著憤怒，低聲道：

「請說，請說，只要秋小多能辦到的事，一定竭盡所能的去做……」

嗯，龍兒像個小大人似的輕輕嗯了一聲，眼珠子一轉，格格地道：

「小爺這泡上好凍頂烏龍尿縱使千金也難買，你想要喝，那還得看看小爺高興不高興，小爺倒要好好想想，看看什麼東西才能換取我這泡好尿……」

他慢條斯理說來，當眞把秋小多急得冷汗直流，他出身毒門，知道愈毒之物，其毒發作的也愈快，龍兒有意拖延時間，顯然對自己更加不利，他顫聲道：

「是、是，小爺，你就快說吧。」

但，在他心裏却暗暗想到，小鬼，如果我秋小多的毒解了，若不將你活活整死，這輩子就永不爲人……

那知龍兒冷冷地道：

「秋小多，你雖然連番稱是，心裏一定在暗暗罵我，恨不能剝了我的皮，砍了我的筋，我說的對不對……」

休看他只是個十來歲的孩子，說起話來倒比那些大人還要有板有眼，他彷彿已看穿了秋小多的心事一樣，只吓得秋小多全身顫抖，惶悚的道：

「對，對，我是有暗暗罵你……」

龍兒聞言大笑道：

「這早在小爺意料中了，像你這種卑鄙無恥下流的小人，求人時是一副嘴臉，利用完了又一副嘴臉，你背後罵我，也是想當然了……」

秋小多當眞讓這孩子弄的哭笑不得，但又不敢出言得罪，無天幫竺浩和毛三雖然早已耐不住了，但秋小多是他們此次邀請來的毒門高手，要借他的地方很多，又不能撇下他不顧，只有強壓心中之火，暫時忍住了。

秋小多苦澀的道：

「小爺，我不敢了！」

龍兒冷冷地道：

「好，看在你還有三分誠意的份上，我不計較了，但在你喝尿之前，你先回答我幾個問題……」

秋小多連忙點頭道：

「好，好。」

龍兒目中煞光一露道：

「先告訴我，顧斌和鐵虎兩位叔叔是不是你和毛三下的手……」

秋小多一呆，看看毛三一眼，道：

「是！」

龍兒恨聲道：

「你們是怎麼下手的？」

秋小多知道不能不說，苦笑道：

「我們先設局勾引顧斌下場子，再用老千千他，爲要控制他，我下了蠱，想不到姓顧的還是條漢子，寧死也不合作，我們只好殺了他……」

龍兒哼了一聲道：

「神龍旅個個好漢，誰像你貪生怕死……」

秋小多拱手道：

「小爺，我全說了，你該給我尿喝了！」

龍兒轉頭道：

「八爺，給他麼？」

八爺可不知道紫玉娃娃的毒性倒底有多烈，但看秋小多那副乞憐卑恭的樣子，知道這玩意當是非同小可，以秋小多在道上的行情，萬萬不會這麼忍辱受罵，厚顏無恥的討尿來喝，他淡

淡地道：

「你答應了人家就該辦到，咱們雖然和他有著萬般難解的血海深仇，但，我輩中人，還是要信守諾言，待他毒解了，再殺他，那時候他就無話說了。」

這番話大義凜然，也義正辭嚴，浩浩間有股凜不可擋的正氣，無天幫竺浩也是一方梟雄，聞言之後也不禁暗暗佩服，他嘿嘿地道：

「八爺果然是個人物！」

八爺淡淡地道：

「好說。」

龍兒瞪了秋小多一眼，道：

「要不是八爺求情，這泡尿你是不容易求到呢……」

他是個孩子，那份童心未泯，想到秋小多要喝自己的尿，心裏就覺得十分好笑，但，此時這裡沒鍋沒碗的拿什麼東西來盛尿，他故意道：

「拿碗來！」

秋小多一楞道：

「碗，何處有碗！」

「你倆轉過身去……」

竺浩嘿嘿地道：

「小孩子還怕羞……」

龍兒一挺肚子，道：

「我才不怕羞呢，只是有你們在旁邊，我尿不出來，姓秋的張著嘴巴在那裏乾等，豈不是要等上半天！」

秋小多一想對呀，連忙道：

「二位，你們就轉過身吧。」

他一想自己這條命就捏在這小爺的那泡尿上，當眞大意不得，雖說這是一件極見不得人的事，爲了保命，自己也顧不得丟人不丟人了。

竺浩和毛三互相望了一眼，兩人果然轉了個身。

龍兒向八爺眨了眨眼睛笑道：

「我尿尿，有人搶著喝，好玩呀！」

此刻龍兒小孩心性大發，只覺這是件好玩的事，一手抓著小雞雞，當眞要尿出來了。

秋小多那敢怠慢，急忙蹲下身子張開嘴巴，接著龍兒尿下的小便，只見一股黃柱傾瀉而下

，秋小多是滿嘴滿臉，居然眞的喝了好幾口……

那股怪怪的尿騷味差點沒讓秋小多給吐了出來，他那敢吐，卽使要吐也得硬嚥下去，他抹抹臉上的尿汁，道：

「小爺，行了吧。」

龍兒穿好褲子嗯了一聲道：

「行是行了，只是還差那麼一點！」

秋小多聞言大惊失色，道：

「還差一點！」

龍兒點頭道：

「如果再喝一碗黑狗尿那就百毒全解了……」

秋小多怒吼道：

「你在玩我……」

他見龍兒滿臉都是詭秘的笑意，頓覺這小子神色有異，像是在作弄他一樣，此刻童尿已喝，果覺覺得精神好多了，他那曉得龍兒在詐他，故意讓他喝尿，否則只怕早氣死了。

龍兒拍手道：

「是你自己願意讓我玩，那能怪我……」

秋小多寒著臉，道：

「那紫玉娃娃可眞有毒……」

龍兒冷冷地道：

「牠不叫紫玉娃娃，牠是金娃娃……」

秋小多當眞氣的跳起來了，紫玉娃娃毒王之尊，金娃娃却是百補之王，傳說此物具療效，凡重病重傷人之人，只要生食金娃娃能有起死回生之妙，是武林人物夢寐以求之寶物。

秋小多憤怒的道：

「你……」

如果有一道牆，他眞會一頭撞牆而死，堂堂毒門大王，居然讓這孩子玩個夠，不但先將他吓的七魂飛了六魄，還讓他當著無天幫幫主竺浩和毛三的面喝尿，這股奇恥大辱，秋小多怎麼也嚥不下去……

他氣的猛地一運功，全身骨節都環環作响，暗中將全身功力聚集在雙手之中，惡狠狠的盯著龍兒。

龍兒大笑道：

「想殺人了。」

秋小多恨聲道：

「何止殺人，我要把你挫骨揚灰……」

他愈想愈氣，堂堂毒門高手竟沒試出自己倒底中毒沒有，其實他只能怪自己太小心了，金娃娃所以能吓住他，端因這種神物長的怪異，再加上龍兒說的愼重異常，再加上他自己心裏害怕，頓覺被咬之處有種麻痺之感，幾種因素加起來，他對龍兒的話就深信不疑了。

秋小多這裡想要出手，那位竺浩開了腔，道：

「老秋，栽個跟斗算什麼？這娃兒能把你騙的團團轉，門道很高，他是不是傳言的那個十八神手童子，如果是，嘿嘿，咱們栽的還不怨……」

毛三望著龍兒道：

「錯不了，準是他！」

竺浩聞言大笑道：

「連厲三魔都讓他玩個夠，你秋小多就不算什麼了，老秋，他雖然吓的你喝了幾口尿，可是他手裏的金娃娃却是個人人欲得的寶物，聽說這東西能增加數十年的功力，想想看，咱們是不是已有更大的收獲！」

也許秋小多氣糊塗了，也許毛三也沒有想到這一點，這兩人聞言心中俱是一動，千百年來，那位武林尊者不夢寐以求的尋抓這千古寶物，那個不想使自己功力在一夜之間增加數十年，那個金娃娃的誘惑力太大了，秋小多的眼睛一亮，大笑道：

「對呀，竺兄，我怎麼沒想到這點……」

在金娃娃的誘惑下，他幾乎已忘了剛才所受之辱，只想到自己若能搶到金娃娃，豈不頓成武林至尊，有數十年功力做後盾，那個不稱臣的伏倒在自己脚下，他想到這裡，精神一振，雙目緊緊逼視著龍兒。

八爺暗蓄功力，道：

「龍兒，站到後面去。」

龍兒淡淡地道：

「八爺，小心了，咱們可不能讓這三個雜碎討了便宜去，山下那一票人還沒發動攻勢，如果咱們稍有大意，神龍旅兄弟會掛了很多！」

竺浩嘿嘿地道：

「這小鬼很有見地，若不是咱們敵意太濃，我還眞願意收他做個乾兒子！」

龍兒一伸舌頭道：

「你作夢……」

竺浩那番話可全是肺腑之言，倒沒有佔便宜之意，秋小冬知道自己沒有中毒，心裏那塊大石頭頓落，他善佈蠱施毒，腦子裏毒念一生，突然向龍兒疾撲而來，他這邊一動手，毛三也緊跟著向八爺出手，兩個人幾乎是同一心意，要在極短的時間內解決這一大一小。

八爺的劍迅快的佈洒出去，道：

「毛三，納命吧。」

他眼前彷彿又看見萬家樓子那片血跡片片情景，百多口人命橫屍遍野，連自己妹子楚雲珠都讓這梟雄剝個精光的斜掛在飛簷上，這筆血海深仇彷彿歷歷在目，每當夜深人靜之時，八爺都會看見這副悽慘情景，他想到毛三，全身都會氣的發抖，今日仇人終於見面了，八爺渴望的日子終於來臨了……

毛三長刀在手，嘿嘿地道：

「婊子養的，每你圍剿你，你都像兎子樣的跑掉了，今天，這片山野全給困了，八爺，你想跑也沒路了，乖乖的，我會讓你死個痛快……」

長刀一橫，泛起條條逼人的冷光。

八爺滿面殺氣的盯著這個頭號凶手，他的血腸劍早已寒光流瀲，全身功力俱已運在劍刃上，在毛三的長刀尚在幌動間，他的劍已疾速的穿了過來！

毛三的刀更快速的迎上，兩個人都是當今的高手，那揮洒的劍氣和刀影，彷彿如兩道銀幕般的捲在一塊，剎那間纏繞在一起。

竺浩仰天一聲大笑，長吼道：

「無天兄弟，殺上坡來……」

他是個何等精明的人，今夜無天幫動員了海風和海玉兩堂的兄弟包圍住整個山寨，他們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一舉摧毀神龍旅，竺浩是位心機頗深的人，他知道神龍旅組織嚴密，力量雄厚，自己即伸手替毛三拔除眼中釘，必須傾無天幫全力，決不容神龍旅有報復機會，他知道神龍旅的復仇行動會讓無天幫留下永不翻身的禍患！

竺浩的吼聲直達數里，尚守在坡下的無天幫兄弟早奉有令諭，沒接到幫主指令前暫時不得妄動，此刻竺浩的口令已下，山野那些無天幫弟子立刻同聲大叫道：

「有天無我！」

「有我無天！」

遍野間無天幫弟子數百之衆，在黑沉沉夜色裡齊聲共吼，果然聲勢震天，有如洶湧波濤般的連番傳來，僅這威勢已夠吓人了，孟玉衡已大叫道：

「兄弟，殺！」

只見人影幌動，無天幫弟子已展開二度衝殺了，孫小辮子衝在最前頭，他劍式狂舞，神行快速，在這節骨眼上，那身不凡的輕身功夫果然發出了威力。

小杜冷笑道：

「兄弟，守住。」

他指揮著那二十餘個持弓漢子，在一聲令下，箭疾如雨，果然又射倒了八九個首先撲來的漢子，神龍旅先以箭雨阻擋敵人，劍虹和陸剛各率百名兄弟守護在坡上兩旁，如果有人衝坡箭陣，左右皆可輔助殺出，此刻神龍旅兄弟居高臨下，佔盡天時地理之利，無天幫弟子雖然殺聲震天，在先天上已落居下風，死亡人數不斷增加——

孫小辮子終於突破關卡而發坡上，隨在他身後的也有十多個揮刀漢子，陸剛早已率人殺出，雙方剎那間展開了血腥殺戮——

竺浩綜觀全場，見自己人已衝殺過來，他知道無天幫將盡人多之利，陰沉的一笑，雙目已落在八爺和毛三的撲殺中，毛三果然是位鮮有的悍勇之材，他刀法精純，狠厲善功，居然和八爺難分仲伯。

再環目秋小多，龍兒似乎已看穿了秋小多的詭毒，每當秋小多狠厲的出掌，龍兒總是很怪異的閃開了，竺浩是武家的行家，他發現龍兒的身法太快太玄了，不論秋小多如何閃撲，他總有辦法移退，竺浩咬牙道：

「先殺龍兒再殺八爺。」

他彷彿知道龍兒才是難惹的，雖然他不過是個孩子，竺浩却清楚的很，如果讓這樣的孩子留在世上，往後無天幫才是最麻煩的……

狠心的竺浩居然向這個孩子下手了。

他沉聲道：

「小子，看這裡……」

龍兒畢竟硬碰硬的交手還是頭一次，他頑皮歸頑皮，心地却甚善良，由於秋小多已遭他作弄過，不忍心眞的出手傷他，而處處閃避逗他，那想到人世間陰險奸詐之徒比比皆是，竺浩那一聲沉喝，使他一怔，稍稍一移頭，向竺浩望了一眼，秋小多却借這稍縱卽逝的瞬間，一掌按在龍兒的胸肋上，秋小多存心要致他於死地，砰然聲中，龍兒竟被擊飛了出去。

哇地一聲，龍兒連著吐了三口鮮血，臉色剎那間蒼白，秋小多疾速的撲過去，厲道：

「小子，你還想活命麼？」

龍兒這一摔在地上，手裏那隻金娃娃登時落在地上，秋小多一脚踢出，又將龍兒踢了開去

，伸手去抓地上的金娃娃。

突然——

秋小多只覺耳邊風聲疾颼，那隻手還沒伸出去，只見竺浩已先他一步按住了金娃娃，只聽竺浩笑道：

「老秋，這東西我要了！」

秋小多可知道金娃娃名貴非凡，得之不易，竺浩輕而易舉搶到手裏，心裏頓時大怒，他嘿嘿地道：

「竺兄，當心牠會咬人……」

二十六

竺浩已知道這是百年難得的聖魚金娃娃，那會在乎牠會不會咬人，他一手抓在手裏，只覺一手滑不溜丟的，即用雙手捧著，唯恐牠掙脫手裏，但，他驀覺有股強勁的掌勁襲來，一挫身子，那股力道還是把他撞倒地上，在一倒之下，那條金娃娃已墜入草叢裡，眨眼不見……

他回頭怒叱道：

「老秋，你偷襲我！」

秋小多雙目赤紅，嘿嘿地道：

「誤會，誤會。」

嘴裡雖說誤會，目光裡盡是態恨之色，竺浩何等奸滑之輩，焉有不知秋小多用心之狠，但他決不會立刻發作出來，嘿嘿地道：

「你想殺那小子，劈錯地方了。」

秋小多連聲道：

「不錯，不錯，那小子害我喝尿，他是死有餘辜！」

嘴裡雖在說話，目光却落在草叢裡，那知當他才想低著頭找尋那個金娃娃時，突然一點黑影撲來，他揮掌去拍那點黑影，可是這飛撲的黑影太快了，秋小多慘叫一聲，只覺左眼劇烈的一痛，鮮血和眼珠子已彈跳出來！

他顫聲道：

「我的眼睛！」

竺浩詫異的道：

「你怎麼啦！」

只見龍兒唇角溢血，手裏抓著彈弓，他冷冷地道：

「姓秋的，我要讓你成爲獨眼龍……」

秋小多痛的在地上打滾，左眼當眞成了血洞了，他憤怒的吼著道：

「殺了他，殺了他！」

竺浩想不到龍兒的彈弓這麼厲害，隨手一彈就將秋小多的眼珠子打出來了，雖然秋小多曾爲了金娃娃暗襲自己，畢竟大夥是站在同條線上的，他嘿嘿地道：

「小子，納命吧。」

他能創立無天幫馭領數百名兄弟，武功自非凡比，大手一揮，一股浩蕩的勁道洶湧的向龍兒拍去，那知龍兒根本不閃不避，他小手怪異的一揮，道：

「我試試這一招。」

他勤練十八神手功夫，有一招「巨鼎迴龍」始終不知道有何用處，此刻竺浩的掌勁排山倒海而來，龍兒也不管這一招好用不好用，照著十八神手的圖文使去，只聽轟地一聲，那股掌勁頓時被龍兒的小手撥向秋小多翻滾的身上，砰然一聲大响——

秋小多慘吼道：

「老竺……」

眞是不可思議的事情，竺浩那股浩大的掌力竟然全拍在秋小多的身上，他的話音尚未消逝，他已被劈的骨頭碎裂，一顆大腦袋居然全碎了，這就像是個紅透了的柿子，讓人一拳打在地上一樣，稀爛的令人嘔心，一個全身是毒的漢子，就這樣死在竺浩的掌勁裡。

竺浩一呆道：

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他曾遍覽天下武書，也沒見過這麼怪秘的功夫，龍兒的小手只不過是詭秘的一翻，就將自己這千百斤掌力給引開了，這簡直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……

龍兒大笑道：

「好玩、好玩。」

他看見秋小多死的那麼悽慘，心裏頓覺有些不忍，但，那招「巨鼎迴龍」有這種借力打力的神妙倒讓他十分高興，只覺這招施出再也不怕別人的狠招了。

竺浩瞪著一雙寒懼的目光，道：

「小子，這是十八神手功夫！」

龍兒嘿嘿地道：

「你再劈我一掌看看，我也讓你嚐嚐味道。」

竺浩深具戒心的道：

「小子，你讓我殺了老秋，你這借刀殺人之計果然高明，小子，別得意，本幫主不是那麼容易打發的！」

一縷長劍已從竺浩的腰間閃了出來。

龍兒嘿嘿地道：

「玩劍呀，那好，少爺就陪你玩玩！」

他看了八爺一眼，只見八爺和毛三眞是難分軒輊，八爺是殺氣騰騰，氣勢比毛三高太多了，毛三是刀式沉穩，出刀揮劈俱帶狠勁，兩個人的刀劍各有所長，龍兒看的眉頭一皺，叫道：

「八爺，殺他、殺他……」

八爺嘿地一聲，道：

「龍兒，接住。」

龍兒只看見八爺的手一幌，一縷白光向自己擲來，他小手一伸已接在手中，略略一瞄，原來是一柄血牙小刀，這孩子心中一樂，一揚血牙小刀，笑道：

「姓竺的，你該死了。」

竺浩仰天大笑道：

「一柄小刀也吓得住我。」

手中冷劍疾快的向龍兒點去，竺浩劍如奔雷，快逾閃電，此人劍法造詣之精，殊出龍兒意料之外，他身形快速的從劍光中移閃，但，竺浩的劍如影隨形般的緊逼不捨，龍兒雖有絕世武功，無奈身子受傷，秋小多那一掌雖未打死他，可是還是內傷頗重，在行動上自是差了一點，更何況他所面臨的正是天下聞名的超級劍手。

龍兒他突然道：

「金娃娃！」

果然，草叢裡有東西閃過，竺浩心裏一震，才要偷瞄一下，一點冷風疾射而來！

血牙小刀！

龍兒緊緊把握住這稍縱即逝的僅有時機，那柄血牙小刀在銳利的勁嘯中向竺浩射去，血牙小刀快厲無比，龍兒射刀之技雖沒有八爺那麼順手，但，也夠讓人瞧的了，在快速的射閃中，只見竺浩的劍如波濤般的層層叠起，叮地聲响中，那柄血牙小刀居然給震開了，竺浩一劍震飛了血牙小刀，不禁哈哈笑道：

「天下十大凶刀也不過如此！」

話聲甫落，誰知那柄被震飛的小刀突然從地上彈跳起來，快速的向竺浩戮來——

竺浩大惊道：

「這！」

他閃的快，刀也射的快，居然將竺浩那滿頭的髮絲給削落下一大片，竺浩心中一惊，這才知道血牙小刀一擊不中還能迴旋殺人，怪不得此刀那麼有名呢。

龍兒快速的去拾血牙小刀，但竺浩決不會再給這孩子點滴機會，他早已大喝一聲，揮洒著那片片劍光向龍兒當頭罩下。

劍光如幕，龍兒居然閃避不及——

他惊呼道：

「八爺！」

八爺心神如觸電般的劇烈一震，腦海子意念流閃，登時長吸一口氣，人已凌空射向半空，只見那柄血腸劍已泛射出條條血光之冷芒……

毛三一怔喝道：

「那裏跑！」

他誤以爲八爺久戰不下想遁跑而去，手裏的長刀舞起十幾個駭人的刀花，妄想阻止八爺的離去，殊不知八爺劍勢已發，那股威猛根本看不清他的人在那裏，在銀光暴閃中，一劍已飄向揮劍的竺浩身上。

哈地一聲脆响過後——

竺浩的劍已碎裂成二截，一條手臂也給鋒双劃開了一道血口，鮮血已泊泊流出，他像木雞一樣的坐在地上，八爺那股千古難見的殺手劍法，他練劍二十年也無法辦到，要不是竺浩也是劍道的絕頂高手，他想恐怕早就橫屍當場了，他顫聲的道：

「劍是！」

這聲大呼吓的毛三急速剎住那追撲的身子，他做夢也沒想到八爺會有那麼高的劍道涵養，駭異的道：

「竺兄，你沒看錯。」

竺浩顫聲道：

「決錯不了。」

八爺那挺直的身子猛地轉了過來，一柄血腸劍已撲在胸前，他緩緩的向毛三行去，冷澀的道：

「換你了。」

毛三橫刀而立道：

「我會怕你。」

八爺不屑的道：

「你不會怕，但你會死……」

這話絲絲縷縷的如冰渣子一樣穿進毛三的心坎裡，他凶狠半生，殺人爭鬥從沒有怕過誰，可是今天他面對著八爺那股子逼人的寒意，突然有了恐懼之感，情不自覺的退了半步，還是他與人對敵從未有過的事！

毛三厲聲道：

「竺兄，咱們連手殺了他……」

竺浩略顯異樣的道：

「好。」

從他那雙閃爍的目叉中，可看出他有一抹寒懼之意，八爺剛才僅僅一招毀了他那柄從不離身的長劍，對竺浩來說是件終身難言的奇恥之辱，而舉世中能毀了他劍叉的除了八爺外，他實在想不出還有那個能辦到——

他沒劍可用，却將全身功力蓄集在雙掌之上，此刻若由毛三主攻，他側面相擊，也許還能有個勝算——

毛三的長刀朝前一推，人已隨刀而起，道：

「殺！」

這一刀眞狠，刀勢激烈，只要觸及八爺身上任何一處，都能碎裂開來，這是毛三致命的一擊，他非常清楚以力對劍的決竅，刀重劍輕，破敵最好的方法是借刀勢之重毀劍叉之輕，他要一刀毀了八爺的劍！

竺浩當然明白毛三的用意，吼道：

「幹的好。」

當然，兩大高手刀掌齊使，其威勢當然不同，竺浩的掌能碎裂巨石，兩人一合一攻，登時

將八爺罩在刀掌之間，讓他連脫逃的機會都沒有。

在這種雙刃合擊的情形下，八爺那兩道濃眉深深的鎖在一起，他的劍在毛三的刀快速滑落的剎那，突然劍刃上顫出了嗡嗡顫鳴之聲，一蓬冷艷的光華照得夜空裏一片冷光，地上的沙石頓時飛揚！

八爺沉聲道：

「去吧。」

空氣裡劃著絲絲劍嘯之聲，毛三的刀才觸及那蓬劍氣，一股浩大的吸勁如一團吸鐵般的將他的刀沾住了，他大惊失色，要扔刀又捨不得，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他瞄見竺浩的身子也切進劍幕之中，他無法看見八爺的劍是從那個方位揮洒下來，只知道自己的身子已在劍刃之中，毛三太聰明了，他借刀旋運轉之時，一下子繞到竺浩的身邊，在八爺無邊無際的劍影裡，毛三突然推了竺浩一把，竺浩的掌已揮掉出去，驀見劍刃落下，自然後移，那知一退間，毛三却撞了他一下！

啊地悲慘一叫！

薄刃如翼的血腸劍是何等犀利，竺浩的手掌和整條手臂已給硬生生的切了下來，竺浩顫吼道：

「毛三—你！」

毛三顫聲道：

「對不起，老竺！」

他那會料到八爺的劍技有這麼厲害，如果不是推了竺浩這一把，他知道自己一定讓劍給掃上，雖然是如此，他的刀也給劍刃碰了一下，震的毛三手臂都麻了。

竺浩斷了右臂，痛吼道：

「毛三，我會碎了你這雜碎，你爲了保護自己，居然狠心的把我推出去，毛三，你這狗東西……」

他連罵數聲，人已昏在血跡斑斑的草泥中，這還是他功力深厚，換成別人當場就痛暈了，否前，他那能罵出口來，出出心中怒氣。

毛三暴閃道：

「竺浩，人不爲己天誅地滅，我也是不得已……」

可惜，竺浩已暈死了，否則他會氣吐血！

八爺的目光瞪著毛三，冷煞的道：

「毛三，換你了。」

毛三寒聲道：

「八爺，不要逼人太甚……」

此刻，殺聲愈來愈近，火光中，無天幫兄弟已全衝殺上坡來，神龍旅兄弟在小杜、劍虹和陸剛的統馭下雖然佔盡上風，但，無天幫人數太多了，孫小辮子和孟玉衡也非省油之燈，雙方殺的血肉橫飛，無天幫死傷近百餘人，使孫小辮子氣的暴吼連連！

八爺冷聲道：

「龍兒，告訴小杜，竺浩掛了！」

龍兒大聲道：

「好，他們頭都完了，一定讓他們吓的半死！」

龍兒小孩未泯，自然雖然受了傷，還是很高興的一溜煙跑了，他看見滿地的屍體，鮮血染滿了草地，伸了伸舌頭，大叫道：

「我的媽呀，死這麼多人……」

小杜和孫小辮子正拼的額頭滲汗，已累的兩人氣喘不休，孫小辮子功力渾厚和小杜的劍勢均力敵，龍兒一移過去，叫道：

「杜叔叔，我幫你。」

小杜運劍如風叫道：

「別過來，姓孫的很毒！」

龍兒格格地道：

「有個屁用，連竺浩那老小子都掛了，八爺狠狠的砍掉他一條手臂，這會兒還躺在那裏裝死豬呢……」

此話一出，吓得孫小辮子惊惶失措，臉色慘變，他那凌厲攻勢一頓，大吼道：

「小鬼，你說什麼？」

龍兒大聲道：

「你們的老大竺浩給八爺劈了！」

小杜緊緊抓住這瞬間的機會，乘孫小辮子在一遲疑間，一劍扎在他的肚子上，孫小辮子悶叫一聲，鮮血頓時湧出來。

孫小辮子悲吼道：

「兄弟，別幹了，咱們罷子掛了。」

他受了重傷知道今夜突襲神龍旅的行動徹底失敗，竺浩給八爺掛了，無天幫的徒衆頓時勇氣盡失，孫小辮子這一叫，他們果然全歇了手。

孟玉衡遍體是傷，顫聲道：

「老孫，眞的麼？」

孫小辮子用手捂住劍傷，鮮血從指縫間流出來，他斜睨了龍兒一眼，苦笑道：

「是這孩子說的……」

孟玉衡長嘆道：

「小友，眞的麼？」

此刻雙方都停了手，無天幫從創幫以來，大小混戰數十次，從沒像今天這麼悲慘過，死傷上百之衆是件駭人聽聞的事，孟玉衡怕了，孫小辮子也寒了……

龍兒冷笑道：

「自己去看呀，只怕看了之後，你們會怕死。」

孟玉衡咬牙道：

「兄弟，請在這邊等我，如果咱們的霸子眞讓神龍旅掛了，咱們兄弟即使再拼命，也徒增傷亡而已，無天幫經不起再大的傷亡了！」

果然，無天幫兄弟又退回坡下，他們已嚐到神龍旅的苦頭，知道這個組合的反擊力量太強了，如果再拼鬥下去，雙方皆討不了好處。

小杜立刻叫道：

「兄弟，看著他們，我去看看八爺！」

劍虹和陸剛是何等精明之人，他倆立刻將兄弟全散開來，嚴密監視著無天幫的人，他們知道愈是接近勝利，危險性愈高，畢竟無天幫不是烏合之衆……

孟玉衡和小杜並列而行，龍兒也跟著過去……

毛三是個最聰明的殺手，他眼看竺浩受了重傷，秋小冬命喪當場，無天幫徒衆又久攻不下，知道自己這趟心機又白廢了，他可不願和八爺硬碰硬，八爺的劍不但犀利，更有種超強的劍力，他知道自己僅憑這把刀決討不了好去，意念流閃間，毛三的身子已拔躍飄去。

八爺嘿地一聲道：

「毛三，你能跑麼？」

八爺的劍向星光一閃而放，追撲毛三的身影，毛三此刻想逃，東邊山林尚在洶洶火光中，北邊有神龍旅兄弟守著，瞧，唯一能逃的就是自來時的峭壁那條路回去，但，此壁光滑陡斜，下來已是不易，上去更是困難，毛三果然涼了半截，心裏頓時焦慮起來。

毛三吼道：

「他媽的，八爺，別逼人太甚！」

八爺大笑道：

「擺下這一道是你自己送死，豈能讓你愛走就走，毛三，你留下吧，這條命由不得你作主了！」

劍勢如虹，快速流瀉，毛三吓得急速避過，他迎著八爺急攻的劍勢，額際上透出了汗漬，刀影劈閃中，人已有點惶亂……

竺浩顫聲道：

「殺了他，八爺，殺了他！」

他終於明白毛三是何種人了，爲了保護自己毛三能將他推進八爺的劍幕中，可見這種人妄顧道義和友情，只爲己身利益做盡出賣朋友的事，竺浩恨毛三，更恨自己爲何要聽信毛三的話，將無天幫毀在這血狼寨裡……」

八爺的劍斜斜馭起，道：

「竺幫主，你們不是朋友麼？」

竺浩怒聲道：

「我沒有這個朋友……」

毛三大笑道：

「沒出息的東西，我當無天幫有多大能耐呢，原來也不過是個虛有其表的幫會，竺浩，你要討好神龍旅，那是你瞎了眼，我毛三根本就瞧不起你！」

竺浩怒聲道：

「有種留下來。」

他知道毛三嘴硬心寒，已讓八爺的劍法吓住了，他嘴巴再硬，無非尋求可逃的退路，竺浩有意要告訴八爺毛三的心意，要八爺快施殺手，別讓**他**跑了！

毛三大笑道：

「老子隨時都會走……」

他早已留意八爺的劍了，八爺挺劍斜馭正是發射劍罡的前奏，毛三可知道這種劍技的厲害，苗頭一看不對，人已疾速往山壁處退去，來時之路，不易逃！

但，這是他唯一可行之處！

毛三的動作快，八爺的動作更快。

劍芒突然間大盛，銀波如散射的火花暴發開來。

毛三往石壁間躍去，他的身子像隻大鳥，剎那間已落向半壁之處，但壁滑如鏡，他只怕無處著力。

而八爺的劍芒陡身而至，幾乎要罩向他的雙腿，毛三再無力騰空，回頭已看見冷劍由下而上，直往自己的屁股前來，他大惊失色，顫道：

「慘了。」

的確慘了，此刻他已無處借力，如果身子下墜必然讓八爺隨後而至的冷劍攔腰砍上，他在無計可施之下，只有將手中之刀點向石壁，叮然一聲，火花四射，而借這一點之勢，人已向外躍去，但，身子還是下墜——

八爺的劍斜轉，吼道：

「納命吧。」

一片劍光就在毛三的脚下等他，毛三睹狀再也無計可施，長刀疾速逆砍，想硬拼一次，他由上凌空而落，那力道自己十分沉重，當長刀觸及劍芒之時，只聽一陣金鐵交擊聲，毛三的刀已全斷了……

毛三向劍幕中落去，連僅餘的刀柄他都捨不得扔掉，妄想做拼命一擊——

突然！

半空裏有人喝道：

「接住。」

毛三在絕望之時，突然看見有一道繩索從壁頂射來，他在無望中彷彿看見了燈火，左手疾快的一抓繩索，只覺自己的身子往外蕩去，人似在空中飄浮！

更讓毛三惊懼的是自己雙脚突然冷寒透風，這才知道自己的一雙靴底硬讓八爺的劍削中，只剩下一雙鞋幫子尚套在脚下，若不是繩索來的及時，他相信自己那條腿全要給八爺砍掉了。

借長索之力，毛三已飄向壁頂——

壁頂上站著一個灰淡的人影，沒有人能看清他是什麼人？但，絕對可以肯定，他是個高手，也是毛三的朋友，否則他不會無緣無故的伸出援手，更不願爲了毛三得罪神龍旅這樣的組合呢。

八爺怒叱道：

「有種別走！」

毛三在頂上大笑道：

「有種上來，八爺，諒你也上不來。」

竺浩啊了一聲道：

「東魔！」

八爺一聽血脈頓時賁張，道：

「又是他……」

他想到東魔慘害疤七叔的血恨，心裏那股怨仇再也無法平靜下來，大吼一聲，手中血腸劍倏地脫手向石壁中間射去，叮地一聲，長劍已插進石壁之中，只見那柄血腸劍插在石壁上搖顫不已。

八爺像一隻大鳥一樣的凌空飛起，脚尖在那血腸劍上一點，又拔高數丈，直往壁頂落去。

龍兒大叫道：

「八爺，等等我……」

這孩子的功夫也不知來自何處，他靈巧的躍起，伸手已抓住血腸劍劍柄，然後全身向空中一蕩，脚朝上，頭朝下，順手一拉血腸劍，已拔出那柄鋒利的長劍，借這一拔之勢，也往頂上躍去。

八爺的身子尚在半空，脚尖剛剛踏上頂石，毛三那會放棄這難得的好機會，朗氣吐聲，一掌猛揮出去，一股浩瀚無比的勁道向八爺的身上推去。

八爺怒道：

「不要臉！」

他疾快的揮出右掌，兩掌迅快的交錯在一起，砰地一聲，毛三略略退了半步，八爺的身子却猛然向下墜去，眼看他又要落向原地。

底下小杜和孟玉衡同時啊了一聲，俱爲八爺捏了一身冷汗，如果從那麼高的石壁頂上墜下，八爺在沒有支撐的情況下，一定全身受重傷。

小杜急忙跑前兩步，道：

「八爺，向我身上跳！」

但就在這時刻，龍兒尚未躍上壁頂之時，他那小手忽然抓住八爺的脚，略略往上一推，就是這麼一推，八爺又騰空而起，而龍兒的身子下墜，可是龍兒的身手太快太靈活了，他借長劍一觸石壁的剎那，人又竄起！

兩個人幾乎同時往壁頂落去。

毛三睹狀大駭，道：

「他媽的，有這種事！」

他又衝向八爺的落脚處，那知龍兒却似早已洞悉他的詭計惡謀，手中的血腸劍突然脫手射去，道：

「八爺。」

毛三立刻只顧得殺八爺，那料到龍兒這麼靈俐，驀覺背後生風，他疾速回頭，只見一蓬銀

光直射而來，吓得他立刻挫身斜閃，血腸劍已破空而去。

八爺一見血腸飄來，急於將自己的劍抓在手裏，他人在半空，身子絲毫不停，一劍向毛三揮去，道：

「你還想逃！」

銀弧過處，毛三的大腿上已給冷劍劃了一道血口，鮮血翻湧，痛的毛三大叫一聲，怒道：

「媽的！」

八爺冷冷地道：

「毛三，你留下命吧。」

毛三斜睨了東魔一眼，道：

「老前輩瞧瞧，這人有多狂！」

東魔嘿嘿地道：

「他要送死，儘管來。」

目光奇冷，一股濃烈的殺氣從這老魔臉上顯現出來。

八爺冷冷地道：

「你這老魔頭，不知修身修性，一直在道上興風作浪，東魔，我早想會會你了，你是個很聰明的人，一直不正面露臉，光在幕後利用別人，聽說黃蜂是你的代言人，可借他死了……」

說到這裡，八爺忽然一怔，只覺東魔的眼神非常熟悉，彷彿在那裏見過，只因他瑣事太多，一時還想不出這雙目又在那裏見過。

東魔嘿嘿地道：

「聰明人自己不動手，利用別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黃蜂是我的狗腿子，他死了是怨自己不夠聰明，八爺，你太不幸了，碰上我，你往後歲月只怕很難過了……」

八爺又是一怔，這聲音的熟悉，自己怎麼會對這個人這麼熟悉，可惜那張臉又太陌生了，否則，他眞以爲東魔會是自己的老朋友！

八爺長吸口氣，道：

「七叔和你有仇！」

東魔冷哼地道：

「那個老東西早該死了。」

八爺不屑的道：

「你假手項莊殺了他，可想到有人會出頭替他報仇。」

東魔大笑道：

「憑你麼？嗯！」

龍兒冷冷地道：

「還有我！」

東魔冷冷大笑道：

「你就是龍兒，聽說是老疤的兒子！」

龍兒殺機一湧，道：

「不錯，疤七叔正是我爹，父仇子報，殺你是天經地義的事，東魔，你納命吧。」

東魔冷冷地道：

「孩子，你太小了，殺你太丟人了，別認爲你修了十八神手功夫就可橫行覇道，在我東魔眼裡，你實在不怎麼樣？聰明點，站一邊去。」

龍兒怒聲道：

「臭老頭，你敢瞧不起我！」

他少年心性，最怕別人瞧不起他，東魔的話聲一落，這孩子已怒不可過，一移步，小手已快速的拍出去，一掌無聲無息的推向東魔身上。

東魔冷笑道：

「找死。」

這老魔頭還眞不是普通人物，龍兒的小手一拍來，他已揮掌迎上，別小看他只是隨手一拍，龍兒只覺身子一震，人已退了七八步。

八爺惊道：

「龍兒，你没事吧。」

龍兒面色一紅，道：

「他媽的，這老小子還有一套呢。」

他想到小杜他們與人應敵，隨口一句他媽的，很有那種粗獷的韻味，不知不覺脫口而出，八爺聽的眉頭一皺，道：

「龍兒，太難聽了。」

龍兒苦笑道：

「我改，我改，只是爹爹之仇未報，看到這個老東西，情不自禁的想先罵他幾句，但什麼話最能出心頭之氣，他媽的還正恰當！」

東魔嘿嘿地道：

「小鬼，你還挺難纏的……」

他的手指忽然一曲，五根手指突然泛起條條碧藍光色，八爺的江湖閱歷是何等淵博，東魔的五指一露，登時大惊道：

「伽藍毒指。」

伽藍指其毒源自毒蝎的奪命之毒，練這種指的人，每日必須先以手喂蝎，天天讓毒蝎咬啃，當五指俱被其毒浸蝕之後，再以本身功力將毒逼在指間，然後日日擊掌，使毒不會潰散，這種功夫要練五年才有小成，東魔的手指能泛出藍光，顯然功力至少十年以上。

東魔嘿嘿地道：

「你很有眼光，八爺！」

龍兒不屑的道：

「練掌含毒其心可怕，東魔，饒不了你了。」

東魔冷澀的道：

「小鬼，我只要一根指頭就能毀了他。」

龍兒哼聲道：

「我不信。」

東魔暗中冷笑，身子突然向前一欺，道：

「你立刻就信了！」

五指箕張，縷縷藍光從指光中透了出來，絲絲之聲飄進龍兒耳裡，龍兒那會想到這老魔頭的五指有那麼多古怪，他一看東魔的手指向自己面前抓來，疾忙退了半步，一掌向東魔的五指切去。

東魔仰天大笑，不閃不避，居然故意迎上去。

八爺大惊道：

「龍兒，退！」

他怕龍兒不知道伽藍毒指的厲害，要龍兒速退，龍兒是胆子太大，當手掌甫觸及東魔的五指時，龍兒急速的收手，但，鼻息間却聞到一股怪異的腥味！

龍兒只覺一陣掌旋，道：

「颼！」

人已昏昏欲睡，身子突然軟了下來。

八爺惊色道：

「龍兒。」

東魔那能容八爺過來救他，他一手拉過龍兒挾在脇下，八爺的劍雖然快，還是搶救不了這孩子。

東魔怒聲道：

「站住。」

八爺冷冷地道：

「放了他。」

東魔哼聲道：

「小子，這孩子可是個天生異稟的人，留下他，對我這即將入土的人威脅太大了，我東魔一生中從不做後悔的事，寧可錯殺千百人，也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對我有威脅的人，即使他是個孩子也是一樣……」

八爺聽的心裏大駭，道：

「他是七叔唯一的血肉，東魔，放了他，楚八便暫時饒過毛三，否則，大夥只有同歸於盡……」

毛三聞言大笑道：

「八爺，你沒有發燒吧，在這絕頂之上，你的兄弟要爬上來可不容易，此時此刻誰也救不了你，想不到你還大言不慚的饒了我，八爺，省了吧。」

八爺冷笑道：

「你不信。」

毛三不屑的道：

「有誰信。」

八爺怒聲道：

「好，我讓你信。」

二十七

八爺話聲一落，人已挺立在絕頂上，此刻山風呼烈，吹得衣袖飄拂，八爺的髮絲已凌亂了，他長吸口氣，那柄血腸劍已挺直在胸前，但見一縷流艷的劍光已從劍刃上散發出來，漫起一片森寒的劍氣！

「劍罡！」

這種以氣馭劍的千古絕技，舉世之中會的人不多，他八爺也是無意中練成的，這種劍力一落在毛三和東魔眼裡，兩個人同時一震，吓得各退了半步，毛三更是寒懼於心，他已幾次從這劍力中逃生，當然知道單憑自己的功夫，斷然抗拒不了它的殺傷力，他不覺的向東魔道：

「當心了，它頗厲害。」

東魔嗯了一聲道：

「停手。」

八爺冷冷地道：

「你怕了。」

東魔陰沉的笑道：

「怕，笑話，八爺，別認爲你的劍能吓住所有的人，告訴你，劍是雖然天下無敵，對於我，嘿嘿，那還不算什麼？不過，你的劍罡一發，最先死的決不是我和毛三！」

一怔，八爺道：

「那會是誰？」

東魔嘿嘿地道：

「當然是這孩子！」

八爺心頭一顫道：

「你……」

東魔却毫不留情的道：

「天下人都知道龍兒是老疤的兒子，也是你的活命恩人，我只要把這孩子往你的劍上一送，這孩子立刻會命喪當場，八爺，想想看，若是天下人都知道你八爺親手殺了老疤的兒子，他們會有什麼想法？嗯？」

八爺的心彷彿讓人活活踹了一脚似的，顫動的令他泛出了一身冷汗，他可以命不要，也不會做出對不起七叔的事，龍兒是七叔唯一的骨肉，豈可把命斷喪在自己手裏，他快速的停止了

運劍，道：

「老魔，你卑鄙！」

東魔大笑道：

「沒辦法，對付你，不能太講究手段，我不能讓你有發劍的機會，那會減少我取勝的契機，八爺，你要這孩子的命，就乖乖讓我們走……」

八爺恨聲道：

「你想走！」

東魔點點頭道：

「我東魔要走隨時都可以走，誰也攔不住我，我知道毛三受了傷，他要逃出這裡就必須費點心了，爲了他，我可以把咱們的恩怨暫時放下，等過了今日之後，咱們再做一次總結算……」

毛三厲聲道：

「老魔，這可是難得的好機會，你不乘有機會殺他的時候殺他，往後要找這種機會就不容易了……」

東魔嘿嘿地道：

「毛三，小八是那麼容易對付的麼？你要殺他，盡可出手，我保證你吃不完要兜著走……」

八爺心裏又是一怔，小八這名字太少人知道了，東魔突然叫他小八，他總覺得自己和這老魔有幾分相識，八爺冷冷地道：

「東魔，我們見過面！」

東魔一震，嘿嘿地道：

「也許聽過，但是沒有見過！」

他很有技巧的避過，八爺也還滿頭霧水，但此刻龍兒落在這老魔手中，八爺無暇再去細細思想，血腸劍已擋住東魔和毛三的去路。

毛三怒聲道：

「瞧吧，東魔，咱們要放過他，他却不放過我們！」

那知東魔却笑道：

「有了這孩子在我手裏，他敢動手麼？」

這老魔當眞料的準，八爺雖然心裏著急，却決不敢輕易發劍，他知道自己的劍力非同小可，即使能傷著了東魔，龍兒也一定會跟著受傷。

八爺憤聲道：

「東魔，你夠狠！」

東魔仰天大笑道：

「八爺，有這孩子在我手裏，神龍旅必爲我所用了，你慢慢等消息，我會指示你幹些什麼事？」

邊說邊走，臉上露著一抹得意而詭秘的笑意。

八爺緊緊貼著他們，道：

「東魔，留下他，我放你們走！」

搖搖頭，東魔大笑道：

「別做夢了，有了他，我可以操縱你們組合所有的人，本來我想一劍殺了他，現在想想，他還眞管用，我東魔要殺的人，以後全交給你去辦了！」

八爺大怒道：

「別做夢了，你沒有那個命……」

突然——

一點紅影從遠處跳躍進來，這東西有拳頭般大，通體赤紅，溜溜閃閃的一躍數丈，毛三朝那東西一望，頓時狂喜道：

「金娃娃。」

他想到剛才失踪的金娃娃會躍上這石壁絕頂，心裏一陣狂喜，又躍身向牠撲去，只要抓住這玩意，他相信自己功力會比東魔還厲害。

東魔一震道：

「百年金娃娃，千年紫玉娃，想不到在這種地方會有這種寶物，看來我東魔要走運了……」

……

他知道這東西名貴無比，決不可落在毛三之後，人影一掠，伏身往地上瞪著雙目的金娃娃抓去，而毛三的手也恰在這時伸了過來，兩人的手掌觸在一塊，拍地一聲，那隻金娃娃從兩人的手中間竄了過去！

而龍兒的嘴巴正挾在東魔的脇下，那隻金娃娃正撞在龍兒的嘴巴上，龍兒只覺一股清涼化進口裡，他立刻醒了過來，金娃娃却紅黃光盡失，頓時俺俺一息！

龍兒一惊道：

「娃娃！」

他愛這隻金娃娃如朋友，如兄弟，此刻金娃娃精神渙散，奄奄待斃，龍兒大叫一聲，已從

東魔脇下衝了出來，那一推之力居然將東魔的脇骨都推斷了一根。

東魔大惊道：

「你！」

龍兒雙目通紅，道：

「你們殺了娃娃！」

東魔面色蒼白的道：

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伽藍蝎毒中者無救，而你，雖未直接中毒，但也吸進不少，有那種東西能解這種毒！」

龍兒冷冷地道：

「金娃娃！」

東魔一震道：

「牠能解毒！」

龍兒不屑的道：

「何止解毒，更能增加數十年功力，可惜牠爲了救我已將全身精華吐給我了，老東西，你眞背，想沾邊都沒機會，現在，是我收拾你的時候了……」

東魔剛才被龍兒奮力的一撞，脇骨都給撞斷了一根，此刻他脇間陣陣疼痛，一聽龍兒要對付自己，他不禁怒喝一聲道：

「小子，你眞找死……」

他想到那條金娃娃心裏就有股憤憤不平之氣，想自己本是老運亨通，那想到到嘴的鴨子飛了，他憤怒之下，五指又舉了起來。

伽藍毒指的藍色火焰又散發出來，這是東魔的絕技之一，他已恨透了這少年，決定用毒指毀了他。

八爺斜馭長劍，道：

「東魔，別惹他，否則你會先死！」

龍兒大笑道：

「八爺，別太瞧得起他了，剛才我是不小心才著了他的道，現在，他那一套不靈了，看看吧，我保證他那五指頭要讓我活活捏下來。」

這話夠狠，氣得東魔七竅生煙，滿嘴白沫。

他大喝一聲，五指箕張已向龍兒的身上抓來。

龍兒冷冷地道：

「太好了，我正等你這一招。」

這孩子面對著東魔的掌指，不畏不懼的朝旁略略一移步，小手已快速的向前拂去，僅僅是這麼一拂，東魔已感覺自己施出的掌指彷彿觸及了一塊鐵板，那麼生硬的令他痛入心痺，他大惊失色，急速的收手，一脚踹向龍兒的小腹。

龍兒冷笑道：

「技窮了。」

他快速的伸手抓住東魔踹來的一脚，用力向外掀去，東魔在翻騰間向外飄去，嘴裡大叫著道：

「毛三，你還不走！」

毛三那會久留，龍兒掙脫出東魔脇下時，毛三已知道討不了好去，雖說東魔功力深厚，毛三畢竟没有親眼目睹過，而龍兒那種神幻的功夫他可聽的不少，東魔借機而逃，毛三更是拔足狂奔！

兩人眨眼間已逃出三丈之外，八爺吼道：

「有種留下毛三！」

龍兒大笑道：

「八爺，他們能逃多久！」

他忽然抖手射出一點寒光，溜溜的寒影快如光火間射向黑夜之中，只聽一聲慘叫，那是毛三的聲音！

八爺一楞道：

「你射暗器！」

龍兒道：

「是你的血牙小刀，你交給我的那柄小刀我捨不得亂用，今夜正好讓我練習練習，如果我料的不錯，毛三屁股上一定挨了這一刀……」

八爺跺脚道：

「讓他們跑了太可惜了。」

龍兒搖頭道：

「未必，咱們只要尋著血跡找一定能把他倆揪出來！」

搖搖頭，八爺道：

「窮賊莫追，憑神龍旅佈的線要找他們不難，現在先請兄弟歸隊，有話明天再說……」

話聲一落，人像一隻大鳥似的，在空中盤旋，自壁頂上向下落去，龍兒緊隨而下，瞬快的消逝在夜色裡……

長夜裡似乎有著片刻的寧靜。當血狼寨的火苗漸小，人影已沓的時刻，從壁頂上緩緩走出了東魔和毛三，兩個人確定龍兒和八爺落下石壁才畏畏縮縮的鑽出來，東魔面色酷白，眼神裡透著迷惘，毛三是慘兮兮的鐵青著臉，一搖一歪的彷彿連移動的步子都十分賣力，他們站在壁頂上，遠遠望著無天幫離去，也望著神龍旅魚貫而行，東魔長嘆一聲道：

「想不到小八的劍有那麼高的造詣……」

毛三陰沉沉的道：

「連你也怕他了！」

東魔哼地一聲道：

「我不是怕他，我要殺他……」

毛三一楞道：

「殺他，有那麼容易麼？」

東魔嘿嘿地道：

「普天之下能殺小八的只有我東魔了！」

毛三心裏不服的道：

「爲什麼？」

東魔大笑道：

「因爲我是老師父，傳他血牙小刀的老師父……」

毛三大惊道：

「血牙小刀是你傳他的？」

點點頭，東魔嘿嘿地道：

「不錯，他眞聰明，今天居然沒有使用血牙，否則，他一定知道血牙小刀對我起不了任何作用，普天下能避開血牙小刀的只有我東魔一人……」

毛三想起血牙小刀的威力就心有餘悸，他被龍兒的血牙刀扎了一下，鮮血尚在不停的滴流，一聽東魔傳授血牙小刀給八爺，心裏始終想不起這是層什麼關係？他那知東魔殺了老師父，冒老師父和八爺以師徒自居……

毛三嘆道：

「你是自留禍根，怨不得人了！」

東魔嘿嘿地道：

「他只知道我東魔是他的仇人，却不知道老師父就是我，有了這層關係，毛三，你說殺他是不是容易多了！」

點點頭，毛三嗯了一聲道：

「是容易多了，不過你怎麼下手？」

東魔大笑道：

「這要看情況而定，也許我不需要出手，他就自動把命交給我了，因爲我是老師父，是他的恩人……」

毛三沉思道：

「八爺不會上當，他精明能幹，早晚會看穿你的身份，老前輩，你要早點動手，晚了會暴露……」

嗯，東魔嗯了一聲，道：

「行，毛三，三天後，你會看到小八死在我手裏！」

他腦子裡不知在想些什麼？一想到三天後要殺小八，心裏突然激動起來，長嘯一聲，人已飄向半空裡，夜色裡，他像個幽靈，毛三拔足狂追，道：

「等等我，等等我……」

天色已有些微曙光，堆堆白雲中露出了些微白色，在晨霧中，八爺像往常一樣的利用晨間這段時間練氣練劍，更練習定力，這是他多年的習慣，不管自己多麼懶散，他都要間歇不斷的做自己的功課，他知道一個眞正的劍道者必須天天去磨練他的劍法，他可以終生不用劍，但不能一日不使劍，這與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的道理一樣，多少年來，八爺就是秉持這個理念，而才能苟活至今，劍是他的生命，也是他的夥伴！

繚繞的雲霧中，八爺的劍已如騰龍馭氣，盤旋在白茫茫中，當陽焰從白雲間投射到八爺的雙目時，他忽然發覺有一道昏黃的強焰從對面射向他的眼眸，他急速的將運起的血腸劍收回來，雙目已落在對面的草叢間，只見一個灰布老尼胸前掛著一面銅鏡，正和他迎面而立，那道黃光正是從銅鏡中泛射過來的……。

八爺一楞，在這渺無人煙的深水野谷中，這女尼何時接近自己的身邊，自己居然毫無所覺，他向老尼深深一拱手，道：

「請問大師父有何指正？」

這老尼淡淡地道：

「劍勢旺，劍氣盛，你胸中天地海濶天空，是有名家的氣宏，但，可惜你的命不好，命隨運來，你的劍双泛射青色，是劍霉，有大難……」

八爺一楞，道：

「劍霉，師太…這……」

老尼淡逸的道：

「劍也道靈，它也有生命，一柄上古好劍雖千百年也清澈透照，而劍也有走霉運的時候，它隨人運轉，你的運不好，劍也跟著倒霉！」

八爺詫異的道：

「師太，你說我的運勢差……」

老尼凝重的道：

「三日內有血光之厄……」

八爺仰頭大笑道：

「附會之說，師太，你太迷信了。」

搖搖頭，老尼道：

「你知道我是誰？」

八爺一楞道：

「請問師太法號！」

老尼合什道：

「上大下悲！」

神算子大悲神尼是江湖上最傳奇的神秘人物，一張嘴說盡天下事，伸伸指算遍天下命，八爺是早已久仰已久，他冒然的道：

「神尼，久仰了。」

大悲神尼屈指一算，道：

「你還有三天可活。」

一震，八爺的心如觸電般的一震，這是多麼令人震駭的事，有天下神算之稱的大悲神尼居然說自己凶有三天的壽限，八爺雖然滾滾江湖中不論生死，但，這畢竟是件令他駭異的事，他駭聲道：

「三天—」

大悲神尼點頭道：

「信不信由你，你過不了三天！」

八爺暢聲大笑道：

「神尼，我的確不信。」

大悲神尼想不到這條漢子果然鐵錚錚的令人敬佩，他居然是個不肯向命運低頭的硬漢，她合什道：

「你可願賭上一賭！」

八爺大笑道：

「命都不要了，我有何不敢？」

此刻八爺一想到生死由命，富貴在天，那管它是眞是假，心裏坦然，也就不在乎往後會發生何事了。

大悲神尼嗯了一聲道：

「有種，世間有二種人最可怕，一種是不要臉，一種是不要命，你不要命，可與天爭，八爺，人雖有天命，但也屬人命，你好自爲之吧……」

這位神尼說完這話，居然轉身緩緩而去，她仙風道骨，行路有如玉樹臨風，不帶點丁凡虛之意，八爺望著她的背影，大聲道：

「神尼，妳不賭了？」

大悲神尼頭也不回的道：

「你命都不要了，我還賭個什麼勁，不過，你面觀死運，殺光七現，往後三日，你還是要多加注意。」

話語中隱含玄機，彷彿神仙中人，八爺是何等聰明之人，凡事一點卽通，他頓時領悟，大悲神尼是有意點化他，凡事要忍，更要留意身邊事務，八爺心存感激，道：

「神尼，謝啦。」

神尼早已像一陣風似的洞化在晨曦間，她來的快，去的也快，眨眼間消逝在風嘯裡，八爺長吸口氣，緩緩吐了出來，人也向草叢間踏去。

頭一日，安然過去。

第二天，平安無事。

第三天，晚年平靜。

八爺今夜略微有點薰薰然，他從不沾酒，今夜在小杜的邀請下，兩個人在小酒樓上薰了兩杯，數日間的博殺，經過數天的平淡日子後，小杜的心懷顯得特別開朗，兩人難得有這種獨酌的機會，兩碟滷牛羊肉，一盤油炸雞稚，外加一壺白乾，兩個人只覺在忙裡偷閒中別有一番滋味，連乾三杯後，八爺有點醉了，小杜也頭昏昏的，樓子裡清風徐來，淡淡酒香四溢，還眞是個撩人的黃昏……

小杜舉杯道：

「八爺，再乾一杯！」

八爺大笑道：

「好，人生難得一醉，我還沒醉過呢，不知道醉後的滋味是什麼樣子，小杜，咱們今天喝個夠……」

兩人興至所至，大碗喝酒，大塊吃肉，當眞是北國英豪，草原勇兒的豪壯之情，此刻，只聞酒香飄，鏗鏘豪邁聲，兩人居然乾淨了那壺白乾……

突然！

酒樓上突然多出了個白衣人，這個面容冷肅的白衣人站在樓頭上，透著一雙奇冷的目光森森的揪住小杜，小杜一回頭，哎地一聲道：

「冷面人！」

冷面人眞如其名，語音冰冷的道：

「你是認我這個兄弟！」

小杜大笑道：

「什麼話？兄弟，咱們可想死你了，這幾年咱們各分東西，各闖各的道，聽說，你還是老樣子，一柄劍掃遍三山五嶽……」

冷面人冷冷地道：

「我沒有你光采，在八爺手下允稱第一號殺手，神龍旅有你和八爺在，的確是威風顯盡了……」

八爺紅眼徐徐的道：

「小杜，你的朋友也不給我引見引見……」

小杜連忙道：

「好，冷面，見見八爺！」

冷面人的手一搖，道：

「不，我們不需要認識，因爲我們根本不是朋友！」

小杜一怔，道：

「你……」

冷面人冷冷地道：

「小杜，你了解，我從不和朋友動劍，能讓我動劍的決不是朋友……」

小杜聞言大惊，道：

「你要殺八爺！」

冷面人嗯了一聲道：

「有你在，我遲遲沒有動手，因爲我們曾經是朋友，現在，我朋友的情份已給了你，小杜，如果我們還能成爲朋友，你立刻退出酒樓！」

小杜聞言大怒道：

「他媽的，冷面，你殺我的覇子，這算那門子朋友，告訴我，八爺和你有什麼仇？」

他實在太生氣了，想當年冷面人和他都是江湖上的超級殺手，兩個曾共同殺過人，也共同享樂過，那想到數年不見，冷面變了，變的跟自己已不是朋友，變的兩人要反目成仇。

冷面人冷冷地道：

「你以前的劍法就不如我，現在你還是進步有限，小杜，別想跟我動手，那後果會令人心痛！」

小杜借著酒意，仰天大笑道：

「你還曉得心痛，可見得你還有一點人性，冷面，學劍的要其心如冰，而你的心不若你的臉冷，所以你的劍不會比八爺快，念在朋友份上，你滾吧。」

長吸口氣，冷面人嘿嘿地道：

「不行，我一定要殺他！」

小杜怒聲道：

「有原因麼？」

冷面人嗯了一聲道：

「有人說八爺有劍罡之技，是劍道中最上乘的功力，我冷面人也是學劍的，窮極一生也難達到那種境界，小杜，如果換了你，也會有見識一番的意願……」

小杜大聲道：

「我的媽，冷面，那是玩命！」

冷面人嘿嘿地道：

「玩劍的死於劍下，是追逐更高劍技的法則，如果八爺眞有這種功夫，我死了也是心甘情願……」

小杜急急地道：

「你瘋了，要送命也不一定要選在這個時候，你明知道我們喝了酒，發劍是易發不易收，雙方動起手來一定有一方會死，兩邊都是我朋友，我可不願意看見那種後果，冷面，你先回去，改天我請八爺和你過兩招！」

冷面人冷笑道：

「那更要比了，酒後才能見眞性，八爺的劍如果眞那麼犀利，酒後會更霸道，我一生中追求的劍道就是要有霸氣，現在豈不是最好機會……」

八爺從冷面人來，一直沒吭過氣，他眼光落向酒樓外，此刻他又叫了壺酒，喝乾了杯中酒，又倒了一杯，冷面人的話雖然字字句句飄進耳裡，八爺却恍如未聞一樣，但這刻八爺突然說了話，道：

「你眞要比劍！」

冷面人嗯了一聲道：

「當然，不然我來幹什麼？」

八爺醉迷迷的道：

「冷面人，你說謊，你決不是單單爲了比劍來的……」

冷面人聞言神色一變，道：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八爺滿面不屑的道：

「冷面人，別當我們是瞎子，你還沒踏進酒樓之前，我就發現你還有朋友藏在這樓子前後，你雖然沒和他們走在一塊，但，我敢斷定你是他們的同夥……」

冷面人聞言大惊，道：

「八爺果然是個人物，雖然喝了酒還能看的那麼清楚，怪不得有那麼多人會死在你的劍下呢，冷面人不打誑語，我是有幾個朋友來了！」

小杜怒叱道：

「他媽的，冷面，你這算是那門子朋友，居然帶兄弟來抄我……」

冷面人淡淡地道：

「沒辦法，人在江湖，有許多事由不得自己，若不是念在咱們有過一段交情，小杜，兄弟們早衝過來了。」

小杜怒吼道：

「告訴我，這是誰的主意？」

冷面人嘿嘿地道：

「道理太簡單了，有一些朋友看不慣八爺那副拔扈的樣子，也有些朋友和八爺有著太多的深仇長恨，他們都願意花大把大把銀子買八爺這條命！」

八爺呵呵地道：

「江湖上能出得起價錢買我小八這條命的人，一定是位出手海濶的大爺，否則尋常價碼，

你冷面人還不願出手，因爲這畢竟是玩命的玩意兒。」

冷面人大笑道：

「恰恰相反，我只收了人家一文錢！」

小杜大叫道：

「一文錢，你就替人家賣命！」

冷面人嘿嘿地道：

「山不在高，有仙則名，我不在乎銀子多少，但在乎名，想想看，我冷面人如果能殺了當今江湖最紅的八爺，道上兄弟會如何的看我，老實說，殺了八爺比自己奮鬥十年還要容易，有這麼好的事，誰不願意冒險一試！」

八爺聞言點頭道：

「不錯，你的看法固然很好，但，你却忘了，我小八能闖出一番天地，決不是你想像中那麼容易得手，冷面人，留口氣慢慢喘，別那麼快就想送掉命！」

冷面人哼地道：

「笑死人了，誰死誰活尚未可知呢，八爺，你拔劍吧，我如果不行，後面會有大批朋友跟著而來。」

噹然聲中，冷面人的劍已掣出來了，他的劍拔的快，動作純熟，一望而知是位玩劍的高手，小杜猛地衝上前去，一手按劍，道：

「冷面，要殺八爺先過我這一關……」

冷面人不屑的道：

「小杜，不要硬搶著出手，你的劍法本來就比不上我，這幾年你雖有進步，決不會比我快，朋友一場，你還是閃開吧。」

劍已馭起，挺在胸前，奇冷的盯著八爺。

小杜怒聲道：

「他媽的我不信。」

小杜的劍快，快的在石火間奔射了出去，但，冷面人的劍更快，快的能封住他的劍，冷面人果然沒說大話，小杜的劍確實差了一截。

冷面人嘿嘿地道：

「現在你該信了吧。」

小杜冷冷地道：

「告訴你，冷面，八爺是我的霸子，任何人要殺他都要經過我這一關，你不念交情，硬要

出手，冷面，你先殺了我！」

冷面酷冷的道：

「有何不敢……」

冷面翻臉了，他眞不念往昔的交情了，那柄劍在他手裡，幻化出點點閃爍的劍光，逼著小杜只有快速退閃，小杜大吼道：

「冷們，咱們是情斷義絕，永不往來了。」

八爺大笑道：

「當然不會往來了，因爲他會死……」

藉著幾分酒意，八爺的雙目全通紅了，像兩股火焰似的望著冷面人，那股逼人的殺氣令冷面寒懼了，他想不到八爺的神態那麼威猛，他快速的縮回劍來，道：

「八爺，光憑嘴皮子是沒用的，要眞功夫，你的劍可以出鞘了，在下可沒那麼好的心情在這麼拉近乎！」

八爺冷冷地道：

「我的劍早出了！」

冷面一楞道：

「在那裏！」

他還沒看清八爺是怎麼動作的，眼前已呈現著一柄銀光顫閃的冷劍，正好指在他的眉心之處，他睹狀大惊，身子疾速暴閃，但，不論他如何閃避，那柄劍依舊不離他的眉心，當眞是如影隨形，不易擺脫。

八爺森冷的道：

「夠了麼？」

劍一縮，又回歸鞘中，當眞是乾淨俐落。

冷面長吸口氣，道：

「劍是夠快，不知道夠不夠狠。」

小杜怒聲道：

「你還不知道死活。」

冷面不屑的道：

「我是來殺人的，不是看他要花招的，單憑那手劍快就想讓我回去，小杜，你也太小看自己的朋友了。」

小杜氣的跺脚道：

「好，好，冷面，一個人自己要走絕路，別人即使再想救他，也無法挽回他自己要的死路，八爺不向你下手並不是婉息你那條命，他是看在我們認識的份上，是小杜這張老臉還值幾文，不是你冷面的命長！」

冷面怒聲道：

「誰要他念交情！」

八爺冷森的道：

「行，冷面，你出手吧，看看你能接幾招。」

冷面大喝道：

「行，八爺，看劍！」

他的劍在半空中一晃，颼地一聲向八爺坐著的身子劃去，此人劍法果然比小杜的手法快，僅眨眼間，那柄劍已到了八爺的身上，那知道八爺的劍如蛇舌信子般的快速點出，噹地一聲將冷面人的劍架開了，冷面人在劍刃向上一彈的剎那，猛地抽劍一剁，硬要置八爺於死地。

八爺怒道：

「去吧。」

八爺的血腸比毒蛇出洞的速度還快，居然穿過了冷面人的劍幕，先一步的戮在冷面人的肋骨間！

冷面人顫吼道：

「你……」

他的手緩緩垂下，一柄劍也噹在掉在地上，人似木雞一樣的站在那裏，一雙眼珠子幾乎要吐出目眶外，灰茫茫的望著八爺。

八爺冷冷地道：

「現在你該相信我的劍快了，也相信我夠狠了，我曾給你活命的機會，但你不知道把握，冷面，你應當後悔今天不聽小杜的話了。」

劍刃緩緩從冷面的肋骨間拔出來，鮮血已冒了出來。

冷面人顫聲道：

「我錯了。」

小杜怒聲道：

「後悔有個屁用，這是找死……」

冷面人的身子緩緩彎下，一跤坐在地上，八爺再也不看他一眼，將血腸劍舉起半空，劍刃的血漬一滴一滴的滴下來，八爺緩緩拿出一條毛巾，輕拭著劍刃上的血疤，小杜詭異的道：

「八爺，你怎麼不收劍！」

八爺抬頭笑道：

「殺人……」

小杜大笑道：

「還有人不識相，那就讓他們來吧，看看是咱們的劍快，還是他們肉硬……」

八爺將毛巾一扔，大聲道：

「朋友，送死的人已死了，想掂掂我小八的份量，從冷面的死法上也該看出點眉目了，難道我八爺那點微才之技當眞令你們喪了胆，連露骨都怕了……」

酒樓外的轉角處，立刻响起一聲大笑，只見一個臉上有條大疤的黑衣漢子帶著七八條雄偉的壯漢轉了出來，他們緩緩向酒樓行來。

小杜訝異的道：

「萬里風……」

江湖一縷風—萬里風，龍門七雄之首萬里風的大名可是耳能熟詳的頂尖人物，小杜可認識這個人，他心裏有點卜卜作响，這樣的對方比起無天幫竺浩又強太多了，小杜頓時有點難安了。

萬里風很嚴肅的緩緩踱進酒樓，略略瞄了地上的冷面人一眼，他從冷面脇骨間的劍口上一

望，冷冷地道：

「三分勁，八爺，好劍力……」

淡淡逸逸一笑，八爺道：

「那裏、那裏。」

萬里風嘿嘿地道：

「你還太厚道了，沒有存心要他的命，八爺，這是劍家的大忌，一念之仁會鑄成自己的死關，如果冷面中劍奮力一擊，你八爺也許不會那麼幸運了！」

他眞是個深懂劍道的絕頂高手，僅從那一點的傷口上已判斷出八爺出手的輕重了，這是憑藉多年的經驗，也是一個眞正劍手的厲害處，他不但說出八爺的弱點，更說下了後果的嚴重，憑這點已可看出他的確是個人物。

八爺淡淡地道：

「高明，萬兄果然是位洞燭先機的人物，任何一點都瞞不過你的眼睛，可見在劍道上你一定有特殊的成就，不過劍道即心道，心中有劍，如氣絲縷，可延續不斷，即使對方有萬惡之心，心劍也可殺人，我留下冷面一命，是念他練劍不易，更何況他與我往日無仇，近日無怨，只不過是爲了一個『名』字，劍可慈也可惡，心劍如心道，看你如何運用罷了，我不在乎冷面如

何反擊我，因爲在我的劍戮進他的肋骨時，已決定他的生死了，他想活就心存善念，想死就生惡念，而我的劍可隨他的善惡而決定他的死活，所以說，他的命是自己決定的……」

冷面人喘聲道：

「八爺，我還是謝謝你！」

萬里風肅容的道：

「佩服、佩服，八爺，高論，高論，我雖未出手，已知道你有多高了，你才是位眞正的劍手，這趟我沒有白來，在未來之前，我以爲你不過是位狠將，現在看來，你已心劍合一了……」

八爺大笑道：

「萬兄，老實說，有你這樣的對手是件可喜可賀的事情，也是件可悲可慘的事，我實在不想和你這樣的高手爲敵，倒願意黃酒白水把劍論交，畢竟江湖上有你這樣的人物已不多了……」

萬里風似乎能體會出八爺此刻的心情，他是個劍者，最能理解劍者的心境，自古英雄皆寂寞，他是英雄當然了解英雄的寂寞。

他苦澀的道：

「八爺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我萬里風也想跟你成朋友，無奈盛名所累，有許多事已由不得自己做主了！」

二十八

八爺很能體會出萬里風話中之意道：

「你是爲名？還是爲情，還是爲利！」

萬里風淡淡地道：

「爲情？」

八爺一怔道：

「有人托你！」

搖搖頭，萬里風苦笑道：

「沒有人托我，也沒有人請我，只爲了我和那個人磕過頭，舐過血，結過盟的好兄弟，他毀在你的劍下，雖然，他沒通知我，但，江湖却傳開了，我卽然聽到了，就不能不來了，連我龍門兄弟也來了……」

八爺嗯了一聲道：

「能與你論交的人決不會是普通人物，在我的劍下，我實在想不出有那位人物能交上你這位朋友！」

萬里風淡淡一笑道：

「竺浩……」

八爺啊了一聲道：

「他傷了腿，應該還不會殘廢，堂堂無天幫幫主，竟和毛三這種人在一塊，難怪無天幫栽的很慘了……」

話中之意，萬里風懂，以毛三在道上的行情，竺浩的確不該和毛三論交，但，竺浩還算是個人物，對兄弟朋友十分上道，萬里風就看上竺浩這點長處，兩人才換帖結盟，否則以萬里風的行情，才不會交這種朋友……

萬里風的手緊緊握住了劍柄，道：

「八爺，爲朋友，我不得已……」

八爺大笑道：

「當然，這是道義……」

萬里風向身後的幾名漢子瞄了一眼，在他身後那幾個漢子立刻向後略退，一字排開，正是六位個個魁梧的雄壯漢子，萬里風的龍門七雄，在道上個個都是响噹噹的漢子，他大聲道：

「八爺可見了我兄弟！」

「熊宇庭—」百碎劍。

「沙千里—」甲子刀。

「查　虎—」穿山刀。

「馮百拳—」神手劍。

「丁　揚—」鬼　劍。

這六位漢子站在萬里風身後各自報出了姓名和渾號，他們敬萬里風爲七雄的覇子，萬里風能替他們引見八爺，可見萬里風是何等推崇八爺了，他們拱手報名，一臉敬重之色。

八爺拱手道：

「久仰了，朋友！」

丁揚有鬼劍自稱，是龍門七雄中最不服人的漢子，他見萬里風對八爺那麼推崇，心裏頓有不以爲然之意，他霍地移身出來，拱手道：

「八爺，小弟丁揚知道八爺劍中有法，法中有圓，這種求教的機會我丁揚可不願放過，請八爺賜教幾招。」

萬里風叱道：

「小丁，不可亂來。」

丁揚大聲道：

「大哥，小弟跟你一樣愛劍如命，生平中就想碰到一位眞正動劍的人，八爺剛好是位箇中翹楚，我可不願意放過這個機會！」

他根本不給萬里風有制止的機會，一柄劍已給先掣了出來，人一挫，迅快的向八爺撲過來，一出手，三點寒芒在一式中射出，居然是取八爺的致命之處。

八爺的眉頭一皺，道：

「丁兄，你太狂了。」

要知高手交手，頭一招大多是略略意思一下，這是劍家的禮貌，丁揚一出手就要致人於死命，無非是仇家，雙方仇深似海，才會出手就是殺他，八爺和丁揚初次見面，丁揚就要置八爺於死地，顯然丁揚没將他當朋友。

八爺略移身子，血腸劍已快速的揮洒出去，他的劍有若一柄幽靈的影子，那麼快速的將丁揚逼退回去，丁揚鬼劍之名，他的劍果然是鬼計多端，在一退之下，劍刃像雨點般的蓬洒而落，果然是名不虛傳的劍手。

丁揚大笑道：

「八爺，這招萬點黃沙，你不會不知道厲害！」

八爺長吸口氣道：

「好劍法。」

他借那口吸氣之際，血腸劍的劍光突然一湧，一縷強光射發出來，丁揚尚在惊疑間，只覺自己的劍波一股無形的大力吸住了，叮地一聲，兩柄劍已貼合在一起，丁揚奮力想扯回自己的劍，但，八爺劍上的吸力太強太大了，他額際上淌了汗，依舊動彈不得。

八爺冷冷一笑道：

「劍招厲，還要知道厚……」

丁揚可不敢開口，他覺得自己的內勁要潰散了。

龍門七雄的兄弟全變了顏色，他們想不到丁揚才出手就出足了洋相，沙千里甲子刀是最護短的，他可不管八爺是那種人物，一挺長刀，猛地揮殺出去，喝道：

「媽的，給七雄難看。」

小杜睹狀大惊道：

「姓沙的，你敢。」

小杜的出手也不慢，但，劍雖能傷了沙千里，八爺也一定會挨上一刀，除非沙千里中途撤刀先求自保，問題是沙千里會撤刀麼？

沙千里果然不顧生死，揮刀向前急速跨步，那一刀硬是砍向八爺，而小杜的劍却落空了。

只聽八爺大喝一聲道：

「你敢。」

八爺的喝聲如巨雷，劍双突然一震，丁揚顫聲而退，而八爺的劍却已擋住沙千里的刀，鏘地一聲，血腸劍氣光顫湧下，沙千里的刀突然斷了，而劍勢不墜，已斜劃過去，只見沙千里的脖子上血光一冒，人已慘叫而倒，頭連著一層皮肉，兩下子快分家了。

沙千里死的慘，丁揚也傷的重，八爺那股劍力太強太大了，雖然八爺只是用震寫訣，也將他震的七腑翻了位，連著噴出三口鮮血，人已坐在地上。

顫了顫身子，丁揚顫聲道：

「好厲害。」

八爺冷冷地道：

「偷者最惡，沙千里死有餘辜！」

他決無殺害沙千里之意，無奈那股劍力發時力道恢宏，銳力難擋，即使八爺也不易控馭，雖說沙千里死有餘辜，八爺心裏還是有點歉然！

萬里風怒聲道：

「八爺，我敬重你是條漢子，誰想到你出手狠毒，連一點機會都不給老沙，讓他死的這麼悽慘，難道你不知道他是龍門七雄的兄弟！」

小杜怒聲道：

「放屁，萬里風，你這算那門子英雄好漢，當時那種情形，你是親目所見，若非八爺功力深，底子厚，他若閃不開姓沙的這一刀，請問，此刻躺下的不是老沙，而是我們的八爺，那時候你又是個怎麼說法！」

萬里風一呆道：

「這……」

他讓小杜搶白一頓，楞了一楞，居然一時半响，他想不出更好的理由反駁，因爲小杜說的句句有理，在那種情形下換了自己，只怕也只有下毒手的選擇了。

查虎在龍門七雄中佔老四之後，平日和沙千里的交情最深，此刻沙千里的頭幾乎掉下來了，他心裏沉痛而悲傷，一聽小杜語意強硬，登時大怒！

他躍出二步，吼道：

「放你媽的屁，我們兄弟給八爺宰了，你們不但沒有愧意，還在這裡數落我們兄弟的不是，他媽的，龍門七雄不是麪做的，任人家揉任人家捏，你小杜和八爺今天別想走了，總要還我們一個公道……」

小杜的劍一閃，道：

「要公道，上呀。」

查虎的刀一彈，吼道：

「媽的，我怕你……」

他有穿山刀之名，刀下功夫自然不錯，長刀一閃，捲起七八個刀花，霍霍中透著暗勁，萬里風叱道：

「退下！」

查虎悲聲道：

「大哥，兄弟死了，難道這麼算了！」

萬里風目叉奇冷的道：

「我說過算了麼？」

查虎一寒，道：

「沒有。」

萬里風鼻子裡哼地一聲道：

「你先站一邊去，這裡由我處理！」

查虎對這個大哥還眞有點含糊，在萬里風的威目下果然悄悄退下了，不過他雙目中露著怨毒的殺意，一直瞄著八爺，久久不放。

萬里風長吸口氣道：

「八爺，本來不會是這種結果，我也不想這樣，無奈蒼天弄人，我們本來可以把酒論友的，想不到我們却反目成仇了！」

八爺苦笑道：

「我並不想要老沙的命，可是劍力太強了，連我自己都控制不了，我也預料不到劍氣會突然大盛……」

萬里風大惊道：

「你發的是劍罡！」

八爺點頭道：

「不錯，從我練就劍罡之後，劍力就突然增加了，平常動劍無形中就會使出來，老實說，我倒底有多高的功力連我自己也不知道……」

萬里風駭異的道：

「眞有這種事？」

點點頭，八爺道：

「我不會騙你。」

萬里風長吸口氣道：

「好，這種功夫我還是頭一遭遇上，不管是不是爲兄弟報仇，我一定要討教，八爺，你不會拒絕吧。」

八爺點頭道：

「我了解你的心情，不過，萬兄，我的劍有時候連自己也無法控制，如果眞有個閃失，萬兄要包涵了！」

萬里風大笑道：

「當然，能死在你的劍下，也是追求劍道者的最終目標，因爲學劍並不是只爲了殺人，有時候要達到那種意境才是我們的願望！」

他緩緩亮出了劍，是一柄光采燦爛的好劍。

查虎一揮刀，道：

「我也算一個……」

熊宇庭長劍一起，大叫道：

「大哥，現在不是論劍的時候，是咱們兄弟沙千里的死命之仇，要上一塊上，誰也別光站著看！」

萬里風聞言大怒道：

「想造反了，嗯，查虎，老熊，這已不是爭強鬥狠的時候，人家可是眞正的高手，對付一個高手要講求公平，唯有公平才顯得出劍者的風範，老實說，如果連我都不行了，你們通通上來也無濟於事，虧你們在道上混了這些年，照子都不亮了，人家能一劍殺了老沙，再多兩劍殺了你們也不會是難事！」

熊宇庭悲痛的道：

「大哥，我擔心你！」

萬里風仰天狂笑道：

「咱們兄弟多年，大哥的劍法如何，我相信你們心裏都有數，如果連我都栽了，我要你們兄弟立刻隱姓埋名、退出江湖，永遠不准再提龍門七雄的事！」

查虎一呆道：

「大哥，你……」

萬里風浩然的道：

「記住，如果我命喪這裡，我不准任何人替我報仇，你們可以把我和老沙埋在一起，兄弟就是這樣，生不能同日，死可同時，這也是佳話一段！」

丁揚聞言大笑，道：

「大哥，你別說這些不吉利的話！」

萬里風面色一冷，道：

「我說的話你們聽見沒有？」

丁揚泣道：

「聽見了。」

萬里風轉過身道：

「八爺，請吧。」

這個人虛懷若谷的將冷劍平胸而立，一張臉開始凝重了，他彷彿將全部心思都滙聚在自己的劍上，劍刃間發出了嗡嗡的鳴聲！

八爺愼重的道：

「果然是行家。」

萬里風淡淡一笑道：

「見笑了。」

隨著萬里風的話聲，萬里風的劍已緩緩推過來，八爺是個識貨的人，從出道迄今，今天算是遇上一個眞正懂劍的人，僅是這份出手就顯示出萬里風在劍道上下過多少功夫了，他的劍式愈緩，就愈顯的功力渾厚，因爲劍緩看似平靜無波，其實變化多端，不論對方的來劍有多快多利，它都能在轉瞬間化解掉對方的沉重一擊。

八爺點頭道：

「有劍如此，足堪自豪了！」

同樣緩慢推去，兩人像在展招一樣。

但兩劍決不會碰觸在一起，似乎這兩大高手都有意迴避兩劍的交觸，每當雙方的劍快觸接在一起的時候，他倆又快速的移開了。

但是——

四處都湧起了森森的劍氣，緩慢而有力的向四週繚繞，兩者的劍中緩而疾，快速的連人都看不見了，只覺是兩道白光互相追逐奔射。

半响——

只聽萬里風大叫道：

「八爺，請發劍罡！」

八爺也大聲道：

「會傷人！」

萬里風吼道：

「我寧可死也要見識一下它的威力！」

八爺嘆道：

「罷了。」

忽然間，一蓬耀眼光華驀地從空中降落，萬里風騰空躍起，運起自己的劍迎上，兩人的動作都好快。

「叮叮叮！」

連著三聲脆响過後，地下掉下三截斷刃，萬里風噗地一聲墜落地上，一頭髮絲剎那間披散開來，人已萎頓的坐倒地上。

查虎大叫道：

「大哥！」

萬里風臉色蒼白的道：

「退下！」

他低頭一看，身上的衣袍已如被剪過一樣，一條條的迎風而飄，徐徐冷風從縫隙中吹入，他臉色蒼白的有如一張白紙，像是個大病初癒的人一樣。

八爺淡淡地道：

「承讓！」

萬里風顫聲道：

「你爲什麼不殺我！」

八爺喘聲道：

「我不願失去一個眞正的敵手！」

萬里風大聲道：

「你不殺我，比殺了我還難過！」

搖搖頭，八爺道：

「錯了，你的劍沒有敗，敗在劍罡下的人並不意味著眞正的失敗，你還可以重新開始，將劍罡練成之後再找我比劍，那樣才眞正公平！」

萬里風苦笑道：

「劍毀了，我不會再拿劍了！」

八爺聞言大怒道：

「你太辜負我的用意了，萬里風，我說過，你的劍沒有敗給我，相反的，那些劍招都是我生平僅見的，老實說，我從你的招式上學了不少，你也可以從我的劍技中領悟出一些道理，爲何不拿劍，不用劍的劍手就是生命的終結，萬里風，大丈夫要輸的起才是英雄！」

萬里風苦笑道：

「謝了，八爺，我茅塞頓開！」

八爺淡淡地道：

「但願我們會是朋友！」

萬里風苦笑道：

「會的，永遠是！」

查虎大怒道：

「大哥，老沙的仇不報了！」

萬里風怒聲道：

「剛才你看見了沒有，人家是手下留情，你們功夫跟我如何？誰不服氣，盡可出手，不過，你們要小心了，你們不會有我這種運氣！」

查虎一呆，嚅嚅地道：

「大哥，你變了！」

萬里風哼地一聲道：

「我是變了，變的識相，變的能認清自己，老實告訴你，咱們龍門七雄加起來，也不是八爺的對手，我所以不要你們下場，就是要你們懂得如何保命……」

查虎、丁揚全沉默了，當家霸子的話是有份量的，龍門上雄萬里風說出的話從不更改，他們抬起了沙千里的屍體，默默的先行離去。

萬里風頹然的道：

「八爺，有句話……」

八爺將血腸劍緩緩收下，道：

「請說！」

萬里風嘆道：

「從冷面人和我們龍門七雄分批來這裡，決不是無因而來的，八爺，你是明眼人，當知道上有些人不會放過你，往後，你要當心了！」

八爺大笑道：

「大悲神尼算我三日必死！」

萬里風變色道：

「今日是第幾天？」

八爺笑道：

「最後一天！」

萬里風長吸口氣道：

「快過去了，現在入夜了，過了子時便沒事了，大悲神尼的算法有時還眞準，不過鴻人齊福，你八爺不似是早夭之人，我相信你會沒事的……」

八爺淡淡地道：

「謝謝你的金口，可願來喝一盅！」

萬里風搖手道：

「改日吧，我兄弟還在等我呢，咱們後會有期……」

他緩緩轉過身，正要舉步，忽然看見街角上站著一個灰色衣衫的老人，那個面容清瘦的老人兩眼炯炯有神，在萬里風的身上盯了兩眼，呵呵地道：

「英雄出少年，你的劍法不錯。」

萬里風一呆道：

「老丈，你！」

八爺啊了一聲，心頭劇烈的一顫，他加快了脚步，衝上前去，緊緊拉著這老人的手，激動的道：

「老師父！」

老師父嗯嗯地道：

「你進步了！」

八爺恭順的道：

「這都是老師父所賜！」

搖搖手，老師父道：

「錯了，是你肯努力，天份高，我只不過是略略指點而已，小八，這幾年你闖的不錯，不過，樹大招風，要當心哪！」

八爺點頭道：

「是、是。」

老師父斜睨了萬里風一眼，道：

「這位小友的劍法不錯，不知是誰教的！」

萬里風連忙道：

「家父萬舟！」

老師父啊了一聲道：

「萬舟的劍是以沉穩見長，刁鑽爲輔，怪不得你有那麼高的劍式呢，假以時日再多勤練，必有大成！」

萬里風感激的道：

「多謝教誨！」

老師父慈祥的端詳了八爺一眼，道：

「小八，你臉色灰黯，當心自己……」

八爺苦笑道：

「怪不情大悲神尼算我有厄運呢，原來是臉色不好，老師父，放心吧，小八天生是勞碌命

，不會那麼快死，如果上天眞要我的命，那也只有認了！」

老師父搖搖頭道：

「不怕一萬只怕萬一……」

八爺大笑道：

「老師父，咱們太久未見面了，何必盡談這些事，來，來，先喝兩杯！」

老師父豪情大發，道：

「好，老師父就喝幾杯！」

江湖中人豪情不減，連萬里風也喝了一杯，但萬里風的兄弟尚在等他，他不便久留，揮揮手便走了，小杜在老師父面前尚屬晚輩，執壺在手恭敬添酒，老師父彷彿許久沒沾杯了，居然連乾三大杯！

八爺大姆指伸道：

「老師父，雄風不減當年！」

老師父忽然長嘆一聲道：

「老囉，老囉，小八，老師父這一生中最愛的就是你，最恨的也有一個人，可惜，老師父沒辦法報仇了！」

一怔，八爺道：

「是誰？小八會了你的心願……」

八爺是條情深義重的漢子，自己這一生全是老師父調教而成，雖然老師父和自己不以師徒相稱，必竟老師父將一身所學全傳授給了自己，師有事，弟子必服其勞，八爺當然要義不容辭了！

老師父揮揮手道：

「沒機會了，這個人早已作古了！」

八爺聞言一呆，作古的人，他是幫不上忙了，八爺雖心有餘，但，他總不能將死人從地下挖出來，替老師父出這口氣，八爺幫是幫不上了，可是他想知道他是誰？

八爺嘆道：

「老師父，事已過去，不談也罷！」

老師父興緻高，八爺更是海量，兩個人對酌，不知不覺中天色已晚，烏雲滿天中，一縷月光隱在雲後，但還是有些銀光透出來！

此刻，酒樓中客人早已精光，小杜在偶而陪上一杯的情況下，竟然醉倒在桌子底下，老師父酒量好，八爺也不差，兩個人俱有些醉淘淘，八爺突然豪興大發道：

「老師父，咱們唱歌……」

老師父一怔道：

「唱歌……」

八爺大笑道：

「還記得你教我那首『劍氣歌』麼？」

原來八爺被送上無名寺日日夜夜和老師父生活在一起，每日除了練功，讀詩經塡塡詞外，老師父閒來無事就教八爺唱唱歌，此刻酒入愁腸，八爺突然回想起從前種種，居然想唱歌了。

老師父身子似乎輕輕抖動了一下，呵呵地道：

「唱吧，也許是唱最後一次歌了！」

八爺大笑道：

「好，老師父，你起頭，我來合……」

老師父一震，道：

「我！」

八爺大聲道：

「是啊，劍氣直雲上，八方會中州，天下獨……」

老師父搖搖頭道：

「我只想殺人！」

也許醉了，老師父有點語無倫次。

八爺大聲道：

「殺誰？」

老師父看了八爺一眼，道：

「你！」

八爺一楞，仰天一聲大笑道：

「殺我，哈哈，老師父想殺我，好呀，老師父，你只要喜歡，我讓你殺，誰叫咱們有這個交情呢……」

嗯，老師父醉聲道：

「你怎麼不問問我爲什麼要殺你……」

八爺大笑道：

「不用問了，因爲你知道我的劍法高，成就已在你之上，你嫉妒，所以恨不得想殺了我，因爲你老了，永遠也追不上我了！」

兩個人亦師亦徒亦友，在無名寺就調笑慣了，八爺從小頑皮，將老師父當朋友當玩伴，沒大沒小的說慣了，此時借著幾分酒意，八爺又開玩笑了！

老師父指著八爺的臉，道：

「這可是你說的……」

八爺胸一挺，道：

「我說的，老師父，殺呀，只怕你捨不得……」

老師父大笑道：

「我殺了，我殺了！」

他搖幌著身子，右手已抬了起來，舒出一根手指，指著八爺的胸脯點了一點，八爺挺著胸，大笑道：

「這就是你的刀！」

老師父嘿嘿地道：

「你不知道老師父有指刀功……」

「指刀功」三個字落入八爺耳裡，他混身泛起了一陣寒顫，他對老師父了解之深，可以說比他的爹還要透澈，老師父那點家當，他早已摸的清清楚楚了，傳說練伽藍縷的人才能練指刀功，因爲兩種指法同出一源，老師父不懂伽藍指，何來指刀功……

八爺惊聲道：

「你會指刀功！」

老師父哈哈大笑道：

「何止指刀功，我會的東西還多呢，小八，可惜你知道的太晚了……」

是太晚了，老師父的指已戮進八爺的胸膛上，八爺慘叫一聲，人已往後翻去，鮮血隨著老師父拔出的手指而冒出來！

老師父的手指全是血——

二十九

八爺的胸膛上有個血洞，這一指當眞比刀還厲，扎進了將近半根指頭，八爺額際上汗珠顆顆滴落，他痛苦的硬從地上站起來，挺立在那裡……。

半響，八爺顫聲道：

「老師父，你眞殺我……」

老師父大笑道：

「我不殺你，誰殺你，小八，你想不到吧。」

八爺搖搖頭顫道：

「眞想不到，老師父爲什麼？」

老師父嘿嘿地道：

「因爲你該死，從你爹開始，楚家的人我就看不順眼，小八，本來我還以爲你會替我辦點事，殺幾個我討厭的人，結果，你一意孤行，反而有碍於我，我只好想辦法殺你了。」

八爺顫聲道：

「你怎會恨我爹，那你爲什麼要教我功夫，老師父，你殺我，我不怨你，但，我必須要知道，你恨我的原因，到底爲了什麼？」

老師父大笑道：

「仇從你爹結起，從你身上了結。」

八爺一楞道：

「我爹，老師父，我不信，如果我爹眞讓你恨成這個樣子，你不會教導我、培育我，從很小的時候，你就應該殺了我……」

老師父長嘯一聲，緊接着是狂烈的大笑，這陣笑歷久不斷，震得酒樓嗡嗡直響，八爺突然心底一寒，他發覺這笑聲太怪異了，怪異的令他全身毛骨悚然，而他和老師父相處那麼多年，他從沒聽過老師父有這種笑聲，這聲音絕不是老師父原有的笑聲……。

他大聲道：

「你不是老師父……」

老師父一喝笑聲道：

「你眞笨，我當然不是老師父，那個老東西早讓我給殺了，小八，在你唱歌的時候，你就應該發現我不是老師父了，因爲我不會唱劍氣歌，而你，在我破綻百出的時候，居然沒有一點

警覺，唉，你太重情了，凡重情的劍手沒有一個會活的長久……」

八爺點頭冷冷地道：

「其實我早懷疑你了。」

一怔，老師父道：

「爲什麼？」

八爺大笑道：

「你雖然學老師父的形貌維妙維肖，連口音都幾可亂眞，却有一點你忘了，老師父曾說過，這一生中絕不會踏出無名禪寺一步，而你……」

老師父一呆，嘿嘿地道：

「小八，既然知道我不是老師父，你爲什麼還要硬挨我的指刀，要知道指刀鋒利如劍，這一指是可讓你喪命，而你却甘願硬挨這一指……」

八爺抹抹額際上的汗漬，道：

「因爲我要證明一件事！」

老師父一震道：

「什麼事？」

八爺冷冷地道：

「我要證明你的心腸到底有多狠有多毒，看看你的惡行要到何時才了，東魔，要使人不知除非己莫爲，你原形終於露出來……」

老師父聞言大惊，道：

「你知道我是東魔？」

八爺哼哼地道：

「在血狼寨的峭壁絕頂上，我就發現你的眼神中有種熟悉的感覺，像極了我一個朋友，當時我還不敢確定，經過這幾天的詳細思考後，我斷定你一定和我的朋友有關，雖然我還不敢確定是你，可是我已懷疑你了……」

老師父怒聲道：

「果然有你的，你還能看出點眉目來，小八，怎麼樣？我學老師父還像吧？」

八爺點頭道：

「的確像極了，東魔，你的易容術果然天下一絕，如果你自己不要顯的太聰明，也許還可以繼續瞞下去，可惜你聰明反被聰明誤，終於暴露了你全部行藏……」

東魔仰天大笑道：

「八爺，你知道的太晚了，千不該萬不該，你不該挨了我那一記指刀，指刀如劍，戮進身體，比刀還鋒利，你應當想到我指什麼了？」

八爺一震道：

「指上有毒？」

東魔嘿嘿地道：

「你還不太笨，總算想到了，我的伽藍毒指是以蝎毒餵的，雖然指刀不需把毒從指上逼出來，但，我的手指上多少還會有些餘毒，此刻你的胸口會有點悶悶的，傷口也開始麻酥酥的……」

八爺點頭道：

「是有點麻……」

東魔得意的道：

「這表示蝎毒已進入你身體了，大悲神尼神算天下，向來不會落空，你註定要死了……」

八爺暗中運勁，道：

「我倒不擔心我的生死，東魔，我只想知道老師父是否死在你手裡？」

東魔冷笑道：

「那個老東西太容易對付了，我只略略施點手段，他就挺不住了，臨終前要我把『血牙小刀』交給你，這正符合我的僞裝，所以你當時不會覺的有什麼不對，若不是血牙刀幫了忙，你只怕早看出我是假的。」

點點頭，八爺跺脚道：

「不錯，當時如果你拿不出血牙刀，我眞會懷疑你的身份，因爲血牙刀是我們楚家家傳的利器。」

由於他暗中運勁，胸膛上那個姆指般大的血洞已泊泊地湧出了血水，那血已成了紫黑色，果然其毒劇烈，毒的連肉都爛了。

東魔斜睨了那傷口一眼，道：

「你想把毒全部逼出，那是不可能的事，我的蝎毒獨步天下，能破解的人不多，更何況它已浸入你體內……」

八爺搖搖頭道：

「你錯了，我並不想把毒完全拔出來，我只想封住氣的漫延，只要能逼住一個時辰，足夠我辦任何事了。」

東魔一怔道：

「一個時辰？」

八爺哼哼地道：

「殺你呀，一個時辰足夠了。」

這話聽進東魔耳裡眞像唱歌那麼輕鬆平常，他仰起頭來嘿嘿長笑，一臉不屑之色，冷冷地道：

「小八，你還想殺我……」

八爺點頭道：

「當然，殺你是爲老師父報仇，殺你也是爲疤七叔出口氣，我小八別無長處，就是有種不服輸的個性，既然我知道你是東魔了，你還想活着離開麼？」

東魔嘿嘿地道：

「你還能動手麼？」

八爺肯定的道：

「我隨時都可出手，這幾年來已將自己訓練的隨時都可出招，尤其對武功高的人，我絕不會太客氣！」

話語中，八爺的右手將那大碗酒又端了起來，向東魔面前一送，大聲又道：

「這杯是敬你，也是送你上路。」

東魔也豪爽的道：

「好，我們喝了它，生死酒有苦味，却痛快……」

他彷彿已有九成九的把握，百分之百的能看着八爺痛苦，看着八爺死，因爲他相信自己的指刀，也相信指上留下的蝎毒。

兩隻大石碗碰撞在一起，連酒也濺出來了。

兩個人臉上俱浮露出一抹笑意，在這抹笑意的背後，誰又想到所隱藏的殺機有多濃烈，果然，當酒水濺射出來的剎那，八爺手中的大碗已飛了出去，一點寒光隨着他的指間射了出去。

東魔的大掌迅快而出，撞在八爺的傷口上。

而寒光一喝，東魔胸中釘着一柄小刀—血牙小刀，清晰的釘在東魔的胸口，僅有刀柄露在衫外。

刀雖進入胸口，却半點血也沒冒出來。

東魔大叫道：

「血牙小刀，好手法。」

八爺淡淡地道：

「還是你教的……」

東魔伸手拔出那柄血牙刀，刀双閃亮依舊就是不沾血氣，而八爺挨了他推的那一把，痛的他直皺眉頭，傷口的血有如泉湧，八爺臉色更加蒼白！

東魔揚起血牙刀，大笑道：

「還好，我有準備，不然老命掛了。」

八爺惊聲道：

「你……」

東魔得意的拉開衣衫，暢聲道：

「我穿了鐵縷背心，你的刀再利也扎不進去，八爺，你枉費心機了，失去這次攻擊機會，你將坐困愁城，天下無人能再救你……」

突然！

桌子底下有人叫道：

「還有我……」

一縷劍光從桌子底下閃了出來，朝着東魔的腹部直穿而上，東魔只知道調笑八爺，忘了桌下還有已醉的小杜，劍光一顫，小杜已衝出來了。

東魔大惊吼道：

「好小子。」

他應變的速度夠快了，身子如風中的嫩柳，驀然間倒射出去，直落在酒樓門口，雖然應變速度快，但，小杜的劍也不慢，嗤地一聲，東魔那左邊大腿，已給劍双劃了一道血口，鮮血涔涔滴落，傷的不輕！

小杜人是衝出來了，但步履却不穩，那是因爲酒喝多的關係，此刻，他偷襲不成，長劍在半空裡一翻，猛往東魔衝去。

小杜狂叫道：

「別跑，老子要剁了你。」

他看見八爺胸膛上流血，嚇得酒意全醒，暗中後悔自己貪杯，若不醉成這個德性，八爺也許不會傷成這個樣了，所以他一定要殺了東魔，替楚八扳回這一記。

東魔受傷大怒道：

「找死……」

他彷彿不想跟小杜動手，身子急速退了二步，在東魔眼裡小杜不算什麼？他雖然受了傷，

他也不想做出有失身份的事，他忽然高吭的叫嘯起來，一聲長嘯隨着夜色飄出了老遠，遠處也回應了一聲嘯音！

篤篤了的蹄音如雷點般的響起，數十匹的健馬已風掣電閃的湧至，馬上俱是包頭的黑衣漢子，他們像是奉命久待的殺手，迅快的將這裡全圍了起來。

八爺怒聲道：

「你還調來了高手。」

東魔嘿嘿地道：

「有幾個老朋友想見你最後一面！」

朋友？未必是眞正的朋友，敵人也未必不是朋友，八爺想不出自己跟這些人那個是朋友，他强忍着胸前的劍痛，目光的餘影掠過黑暗中的人影，大笑道：

「我的朋友一定不會跟你是朋友……」

只聽一聲冷笑，馬上有人笑道：

「我們如果是朋友，天下就沒有敵人了，八爺，久違了，在你印象中，我們這些只怕早忘的乾乾淨淨了。」

隨着話聲，八爺的目光已落在那個說話的人身上，魁武的身子，奇冷的目光，果然是八爺所熟悉的，八爺哈哈兩聲大笑道：

「瘟神，你還敢來……」

瘟神羅曉陽在馬上大聲道：

「我姓羅的時時刻刻沒有忘記八爺你，惡神，窮神，入土也快兩年了，八爺，這都是你八爺所賜，若不是你八爺出手太狠，我那兩個兄弟也許活的好好的……」

八爺淡淡地道：

「這怪他們命薄，沒有福份享受這美好的日子，你羅兄要認命，上蒼賜你這條命，你就應該好好把握住，不該再來玩命，說不定，你僅有的日子也會過不下去……」

瘟神聞言大笑道：

「八爺，先別太得意，瞧瞧你現在的狀況，東魔老前輩的指刀可不太好受，老前輩若不是答應留給我們一個活口，此刻你只怕早就歸陰了……」

東魔嘿嘿地道：

「不錯，老羅，我說過他活不過今夜，舉世能殺他的也只有我一個，現在他還有口氣，你們兄弟要怎麼玩？我就全看你們的了。」

瘟神大笑道：

「放心吧！毛三爺已交待了，他要八爺身上的血，我們只要留給毛三爺一碗血就足夠毛三爺過癮了，至於我麼？嘿嘿，兄弟仇太深了，我要砍下他那顆腦袋當球踢，一直踢到我氣消了爲止……」

小杜的酒意終於全醒了，當他看出眼前的情勢後，他知道自己和八爺路已走絕，眼下連逃命的機會都沒有了，小酒樓的四周全是漢子守着，單單東魔已夠頭痛了，現在又來了個三神中的瘟神，這個人心狠手辣，酷冷無情，其毒人手段堪稱江湖絕頂，窮神、惡神俱死在八爺手裡，這仇眞比天高，恨比長江水，他倆只有放手一搏了。

小杜挺着劍，站在八爺旁邊，這時刻他知道不是自己逞英雄的時候，敵手太强也太多了，他要護住八爺，因爲八爺已失血太多，他能不能再撐下去，除了他自己沒有人預料！

小杜低聲道：

「八爺，還能撐住麼？」

八爺嗯了一聲道：

「撕塊布條給我……」

小杜一怔，不知八爺要布條做什麼？這刻要找塊碎布談何容易，小杜即刻從自己衫角上撕下一塊小布條，交給了八爺，道：

「要做什麼？」

八爺忍着痛道：

「給我！」

他伸手奪過布條，將它揉成一團，伸手將那布條塞進胸前的血洞裡，他先止住了血，因爲他知道自己如果再出手，那個血洞會狂流不止，自己沒多久就會失血過多而死，所以，當前他迫切的就是將血止住。

小杜痛心的道：

「八爺，挺得住麼？」

八爺長吸口氣，大笑道：

「行了，只要止住了血，咱們就能幹下去。」

他眞是條鐵錚錚的漢子，封住血洞之後，人已穩穩的站在瘟神和東魔的面前，面上一片寒凝，眉梢間透着一股子奪人的殺氣，他長長吸了口氣，讓全身氣血循環運轉一周天，血腸劍依舊如昔的閃閃發亮，他深深盯住了瘟神和東魔，他知道這兩個才是可怕的敵人。

瘟神斜着眼，道：

「你自認還有多少時間可用？」

東魔大笑道：

「我說過他只能有一個時辰。」

瘟神大聲道：

「那好呀，叫小兄弟先玩他個夠……」

他略略一施眼色，剎那間有七八個人撲上來，這幾條　形漢子個個都有一身不惡的武功，長劍一挺，朝八爺和小杜擁簇而上。

八爺眉頭一皺道：

「小杜，不要客氣了，咱們今夜只怕不會活着離開這裡了，瞧瞧，他們的嘴臉，恨不能把咱們吞進了肚子裡，咱們能殺多少就殺多少了……」

小杜大笑道：

「八爺，小杜是個讓你失望的人麼？」

他動作眞快，劍更利落，身子一把，人已穿出酒樓門口，長劍在幻化中點出嗡嗡地聲中，頭一個撲上來的漢子整個腦袋瓜子已給敲碎了，小杜的劍像穿洞殺出的毒蛇，猛地又扎進另一個漢子的小腹中，脚一蹬，他的劍帶着殷紅的鮮血，又劈了另一個漢子的眉頭。

鮮血點點的洒落下來，小杜的身上全讓這些血染紅了，他像頭猛獸，凶厲的追殺着這七個

漢子，瞬息間，他已奪了五條人命，這種攻伐太令人駭怕了。

頭一撥的攻擊，讓小杜阻遏住了。

小杜又退回了八爺身邊，他抹抹臉上的血漬，一手都是紅的，小杜伸伸舌頭，舔了舔嘴唇的血，笑道：

「人血是鹹的……」

八爺笑道：

「不錯，幹了五個。」

瘟神的臉色變了，嘿嘿地道：

「他媽的，狗操的……」

一揮手，又轉頭道：

「莊進！」

隨着他的叫聲，一個面色白淨的漢子應聲走了出來，他深沉的樣子令人覺得可怕，一雙白眼精明的閃爍着，人是站出來了，一副不大情願的神態，冷冷地道：

「幹什麼？」

瘟神嘿嘿地道：

「我請你來是要你殺人的。」

莊進點點頭道：

「我明白。」

瘟神哼了一聲道：

「既然明白，爲何不出手，難道你沒有看見我的小兄弟已死了五六個……」

莊進嗯了一聲道：

「看見了，他們的功夫太差，自己要送死，誰也救不了他們，我最看不起這種人，自己沒本事還要硬上……」

瘟神嘿嘿地道：

「那個姓杜的劍快，你給我先收拾他。」

莊進冷冷地道：

「我是殺手，專門殺人的，但要有代價，殺一個人要一份錢，你雖然請我來的，銀子始終沒見過，老瘟，我的行情你知道，殺小杜的價碼不同……」

瘟神一震，道：

「你要多少？」

莊進冷淡地道：

「小杜三千，八爺值伍千銀兩。」

瘟神聞言大怒道：

「他媽的，你眞獅子大開口，八爺已受了重傷，耗不了多久他自己也會完蛋，你還要他媽的伍千，小杜只不過是個普通的劍手，能給五百兩已經不錯了。」

莊進臉一沉，道：

「咱們的買賣至此結束，你沒有誠意，我也不想幹這等買賣，對不起，瘟老神你另請高明了……」

東魔睹狀大笑道：

「老瘟，你他媽的有點出息，堂堂三惡神之首，居然還要買殺手，八爺已重傷，小杜成不了氣候，自己親手解決他們不就結了。」

瘟神嘿嘿地道：

「不錯，我幹嘛還開這種錢。」

莊進一話不說，突然向小杜和八爺行去，小杜知道莊進在道上的行情，是當今江湖上頭一位紅牌殺手，他的職業是殺人，任何人找他做事，他都非錢莫談，如今莊進突然緩緩過來，小

杜還眞有點緊張。

莊進冷冷地道：

「八爺，要請幫手麼？」

八爺大笑道：

「我只怕出不起價錢。」

莊進淡淡地道：

「你能給多少？」

八爺大笑道：

「我身上只有十兩碎銀，只能買杯酒喝。」

莊進大笑道：

「行啦！這生意我接了。」

他這種怪異的行徑，不但八爺和小杜楞了一楞，連瘟神都傻了眼，他聞言神色大變吼道：

「他媽的，莊進，你即使不肯替我殺人，也不能和我爲敵，難道你不知道八爺是我血海仇人……」

莊進不屑的道：

「我是個生意人，講究的將本逐利，我也是個講原則的人，從來就是不二價，你請我來，我開了價，你又嫌貴，還想來個七折八扣，老瘟，這趟買賣我寧可不做，但這趟路我又不能白跑，總要弄兩個盤纏，所以我選上了八爺，他雖然只有碎銀十兩，却有相當的誠意，所以我接了，老瘟，我有那點對不起你。」

瘟神羅曉陽頓時被氣的臉色鐵青，他暗暗咬牙道：

「給你一萬兩銀子，你立刻動手殺人。」

莊進搖搖頭道：

「盜也有道，行有行規，我既然接了八爺的生意，你即使給我再多，我也不領情了，老瘟，現在咱們是仇人了，我會出劍殺你的人……」

瘟神怒罵道：

「行，莊進，我知道你的劍術精，手段狠，但，你別忘了，我手下有百人之多，即使加上你，八爺也休想活下去，識相點，立刻走人，否則我一聲令下，誰生誰死猶是未知數呢。」

莊進瞧也不再瞧瘟神一眼，他一拱手道：

「八爺，從現在起，我莊進就是你的人了，上刀山下油鍋，全憑你八爺一句話……」

八爺點頭道：

「好，莊兄肯伸援手，我小八銘生不忘，假如兄弟今夜能苟延活着，神龍旅日後定有所報，我今夜只要兩個人的命……」

他斜睨了東魔和瘟神一眼，又道：

「就是他倆。」

莊進嗆地掣出了劍，道：

「行，交給我。」

八爺在莊進尚未移身的剎那，連忙道：

「不，我和這兩個死東西有血海深仇，理應由我自己親自動手，莊兄只要負責那些漢子，他們雖然武功並不算頂尖，場面上却十分討厭，你莊兄只要負責清理他們，其他的就不敢勞動大駕了。」

莊進大笑一聲道：

「好，八爺，一句話。」

他是個相當乾脆的人，劍光一閃，突然拍拍小杜一下，低聲又道：

「小杜，咱們來個比賽，看誰的劍快，誰殺的最多，誰就是贏家，你眞有興趣麼？」

小杜聞言大笑道：

「好玩，莊兄，這挺新鮮的，殺人也有比賽，莊兄，我小杜也是出身殺字門，殺人的功夫可不差，當心，我搶了個第一！」

莊進淡淡地道：

「開始！」

他果然是個當前江湖最紅的殺手，話聲一落，人像箭一樣的搶了出去，那柄劍如砍敵的雨點，銀光顫閃的向那些黑衣漢子撲殺過去。

小杜也不慢，急速向左邊人堆裡撲去，兩大劍手各顯奇能，劍劍都犀利凶猛，瘟神帶來的人不少，但出色的不多，莊進和小杜在這些人當中就顯的突出了，他倆劍劍如風，雖在重重包圍下，也是進出自如，殺了不少人。

八爺面對着東魔和瘟神，胸中那股難嚥的怒焰如火澆油似的更形高漲，他知道自己傷的不輕，雖然暗中將蝎毒逼出不少，也穩住了傷勢，但，他知道自己這一出劍，必須有所收獲，因爲他支持不了多久，可是，東魔和瘟神俱非泛泛之輩，要在數招之內殺了兩人，決非那麼簡單，八爺是個思慮愼密的人，他知道自己必須把握住每個機會，所以他除了暗暗蓄集全身的動力於劍掌間，就是尋覓最好的時機。

東魔眼裡也像噴火一樣的通紅，他冷冷地道：

「老瘟！」

瘟神呵呵地道：

「老魔，我懂你的意思，今夜如果不把這小子給解決掉，咱們日後的麻煩就大了，瞧瞧這小子的劍技就知道他進步的太多了，聽說他還練成了劍罡！」

東魔瞪着一雙眼，嘿嘿地道：

「老瘟，劍是雖然可怕，這小子却已挨了我一指刀，他只要敢運功，那個傷口就會崩裂，血會狂噴不已，你想想，他有多少血可流！」

老瘟大笑道：

「我就讓他流乾了最後一滴血……」

他是個有機會絕不會輕易放棄的人，有東魔一句話，瘟神的確放心了，至少八爺決不會輕易施展出必須畢聚全身功力的劍罡神技，因爲他決不願意讓自己的鮮血流盡。

瘟神有恃無恐的胆子壯多了，他猛地一挫身子，人已躍了起來，一柄劍已穿雲似的射了出來，大叫道：

「老魔，咱們一塊上！」

東魔正是等待這句話，他認爲自己在道上的地位至崇，如果他和瘟神聯手對付八爺，傳進江湖會遭到同道的不滿和不屑，他是聰明人，如果瘟神邀請自己出手，那就不是自己的責任了，他可堂而皇之的將這事推給瘟神，是瘟神要幹這種見不得人的事。

東魔眞是移動身子，道：

「好呀，我們就看看劍罡的威力有多大……」

其實他早見過八爺的劍罡了，在瘟神面前他可不願意抖出自己挾着尾巴而逃的醜事，在老瘟面前他自認高出老瘟太多了。

東魔是最喜歡打落水狗的，老師父身份揭穿後，他已不必再隱藏自己的本性，一揮大掌，朝着八爺劈去。

掌勁威烈，果然不是普通身手的架勢！

八爺在兩大高手的挾擊下，他的確沉穩的令人害怕，因爲他面對這樣的高手，他不但不顯的惊惶，而冷靜的像一潭泓水，在對方的劍掌尚未近身的剎那，八爺的劍已迅快的點了出去。

他沉聲道：

「好。」

他吃過東魔指刀的虧，知道這老東西的內力深厚，掌指的功夫比劍力還利，他不顧東魔有任何出手的機會，劍刃先點向東魔的大掌。

逼得東魔不得不退，八爺猛然一移身，血腸劍翻轉將老瘟的劍擋開，老瘟想不到八爺在受重傷的情形下，竟那麼容易的化解開他和東魔的攻勢，老瘟怒道：

「老小子還眞有兩下子。」

劍勢疾顫，突然像浪花似的抖出七八道劍影，八爺的劍似乎毫不停歇，一聲大喝，劍刃已穿過老瘟的劍幕，當胸刺來，嚇得老瘟握劍速退。

東魔哼地一聲道：

「我不信。」

他將全身功力俱蓄集在右臂之上，一股浩大的動力剎那間畢集在掌上，雙目盯着八爺那旋轉的身勢，人已跳躍起來，大喝一聲，右掌疾速切下。

八爺面對東魔的攻勢，沉聲道：

「我接你一掌！」

他右手的劍是迎着老瘟的冷刃，左手運掌接向東魔的攻勢，只聽砰地一聲大響，兩隻手掌已觸發在一起，八爺的身子卽刻被震彈起來，人在八尺之外，藉這一彈之勢，八爺忽然搶了東魔，全身向老瘟落去。

東魔一楞，道：

「老瘟，小心。」

八爺有意置老瘟於死地，他身子和劍成垂直之勢，以血腸劍的快利，只要八爺的劍下壓，老瘟舉劍硬頂，血腸劍必會削斷老瘟的劍而割裂老瘟的身子，東魔是旁觀者清，他看穿了八爺的用意。

老瘟睹狀大駭道：

「你敢！」

他見血腸劍在一片寒影中壓下，當眞是心胆俱寒，但老瘟的劍法也是狡狡者，在這種尙無可閃的情形下，他只有硬頂八爺下壓的劍。

東魔急速追殺過來，一掌斜劈！

噹然聲中，八爺的劍果然削斷了老瘟的劍，他抽前一拉，老瘟已慘惊一聲，肩上已給劃了一道大傷口，八爺可不願硬挨東魔這一致命的重掌，他身子傾斜的疾速彈出去，剛好避過東魔的一擊。

但是！

當八爺的身子剛落地，尙未站穩之時，驀聽身後有人大喝一聲道：

「去你的。」

八爺只覺背上恍如被什麼東西割裂了一樣，他一個踉蹌的向前一栽，差點沒倒下去，張口噴出一口鮮血，穩住身子之後，他看見了毛三。

毛三臉上帶着一股猙獰的笑意，他得意揚揚的帶着三個黑衣漢子，以冷漠無情的神色望着八爺。

八爺怒罵道：

「毛三，你！」

毛三大笑道：

「你還神氣麼？今夜你可神氣不了了！」

老瘟忍着被割裂的劍傷，大叫道：

「好呀！毛三，那一掌太便宜這雜碎了。」

毛三大笑道：

「別急，別急，他今夜是插了翅膀也跳不出我們的天羅地網，咱們面對這樣的好朋友，總要慢慢玩個夠，決不會輕易饒了他……」

三十

毛三那一重掌讓八爺的氣血翻騰了許久才暫時穩定了下來，雖然他穩住了傷勢，可是他知道自己這一拼鬥，只怕渾厚的功力要大打折扣了，他用劍柱地，一雙目光落在毛三的身上，他冷冷地道：

「你眞沒出息，只會偷襲別人，毛三，你來的正好，我們正好把多年的積怨一塊了結……」

毛三大笑道：

「八爺，殺人不擇手段，偷襲也是方式之一，這只怪你運氣不好，落在我們預先佈好的網裡，神龍旅的兄弟再神通廣大也救不了你了，因爲，嘿嘿，我已派人封住所有的通路，務必將你格殺在這裡……」

東魔嘿嘿地道：

「毛三，你來的正好，這小子能活的這麼久，是我們有意要留給你玩幾下子，那一掌打的好，這次他想逃都沒有路了。」

毛三點頭道：

「不錯，各處通路我全封了，即使讓他跑他也跑不掉了，八爺，這叫作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獄無門你偏闖進來，自尋死路。」

八爺怒吼道：

「去你的……」

他在盛怒之下，一劍砍了過去，毛三似是有意激怒他，在八爺的劍影一起的剎那，人已躍了出去，但八爺決不是那麼笨的人，毛三會躲早在意料之中，他長劍一收，一柄血牙小刀已閃了出去，緊跟在毛三之移動的身子而去，叮地一聲，毛三嗯地一聲，那柄血牙刀已掛在毛三的胸前，毛三仰天大笑道：

「你忘了，我身上已穿了鐵縷衣，不怕你的小刀！」

東魔得意的道：

「小八，我老魔早料到你的血牙小刀是防不勝防的殺着，我們從不輕放，在來之前已穿了鐵縷衣，不怕你的小刀厲害！」

八爺不屑的道：

「果然是些老狐狸……」

老瘟獰厲的道：

「八爺，如果你肯拋劍，你肯跪在地上求我們，我老瘟保證給你一個痛快，讓你死的不再痛苦……」

八爺長吸口氣道：

「你過來，老瘟！」

老瘟一楞道：

「幹什麼？」

八爺冷冷地道：

「我看看你有沒有發燒，頭腦是不是有問題了。」

老瘟怒聲道：

「去你媽的，毛三，咱們通通上。」

他嘴裡叫的凶，但身子却保持原樣，目梢子落在毛三和東魔身上，看看他們肯不肯聯手齊上，此刻老瘟已不如往昔那麼衝動了，因爲八爺的劍他太了解了，單憑自己那點功夫，單打獨鬥決討不了便宜。

果然，毛三没動，東魔也没動。

老瘟一怔吼道：

「怎麼？難道咱們還留他到天亮……」

毛三淡淡地道：

「兄弟，你何不看看他現在那副德性，即使咱們不動手，他又能活多久，咱們這叫做猫玩老鼠，玩到死……」

眞的，八爺此刻的情景的確不太樂觀了，一張臉已蒼白的像張白紙，嘴唇變的黑紫，而胸前那個血洞，又淌下了血水，東魔那一記指刀太厲害了，歷經再次的拼鬥後，那布條都堵不住血口，他身子開始有些顫抖……。

老瘟嘿嘿地道：

「瞧他那副德性，他再也神氣不起來了。」

毛三向身後的三名漢子一揮手，道：

「我要拿活的，你們給我抬他過來。」

那三個漢子彷彿是殺豬的，個個凶狠猙獰，他們是毛三的老兄弟，毛三這次爲了圍殺八爺，特選他們跟在身邊，因爲這三個人俱是道上有名的摔角高手。

顯然，毛三要活拿八爺。

八爺略略有點喘，道：

「毛三，你何不自己動手。」

三條漢子空手的站在三個方位，俱手臂外張，指掌開展，六道目光逼落在八爺身上，他們準備活拿八爺了。

八爺的話聲未落，毛三已叫道：

「拿下。」

三個人當眞速度快速已極，六隻手同時向八爺抓來，這三個人擅長擒拿之術，他們功夫純熟，動作迅速，只要出手向不落空，任何人身上只要讓他們抓住一點，就會落在他們手中，八爺體力衰竭，自是經不起他們一摔一拿，八爺站在那裡身子沒有動。

當他們三個人的手抓而至的剎那，八爺的劍已快速的揮起，白光閃顫中，只見一個漢子的手已經被八爺的劍砍了下來，一隻血淋淋的手掌已拋向半空，而那個漢子却慘叫的縮退了回去。

但，還有二個漢子的手已捏住了八爺的身子，八爺慘笑道：

「眞想不到我小八會栽在這種人手裡！」

他覺得身子一緊，人已動彈不得。

突然！

半空裡飄過兩道白色光練，只見兩條人影像閃在空際的流電，快速的飄落緊接着是兩聲悽慘的悲吼，那兩個漢子在慘恍中俱倒地而死。

他們每個人的身上，俱被穿了一個血洞。

莊進和小杜雙雙飄落，他們彷彿歷經了不少的血拼，每人身上沾滿了血，莊進一落地大笑道：

「我又殺了一個。」

小杜似是已受了傷，他喘聲道：

「謝了，莊進，如果不是你幫忙，我和八爺早躺下了，神龍旅兄弟會將今夜的事永遠記在心裡！」

莊進自己臂上也給劍劃了一下，豪邁的道：

「我不是跟你討功的，小杜，先看看八爺，他好像不太對勁。」

小杜衝到八爺身邊，見八爺面色蒼白的像張白紙，一行淚突然奪腮而出，從他跟了八爺這麼久，他從沒有看過八爺這麼悲涼過，一條硬挺的漢子，在這一刻居然給人家折騰的像個癆病鬼似的，他顫聲道：

「八爺……」

八爺蒼白的道：

「不准落淚，咱們還沒慘到掉淚的地步。」

小杜唏噓的道：

「我掉淚不是悲嘆咱們被困在這裡，我難過的小兄弟太無能了，沒有力量護住你老人家，讓這些王八羔子踩到你的頭上……」

八爺大笑道：

「風水輪流轉，他們也討不了好處的。」

在這種情景下，八爺依舊是談笑風生，任誰都看的出來，八爺的血已流的太多了，他只不過個性倔强，決不會在敵人面前倒下去，硬挺挺的不向任何人示弱。」

老瘟想不到小杜和莊進會突然捨棄了那邊的拼鬥而來搶救八爺，他朝身後一看，只見地上躺下了幾十條漢子，個個死在銳利的劍下，小杜和莊進的凶殺已令自己帶來的兄弟寒了心，似乎沒有人願再動手，他看見自己那些手下那麼無能，當眞氣的要發狂了，怒吼道：

「沒用的東西。」

莊進不屑的道：

「你只會躲在後面讓他們送死，老瘟，你是天下最無恥的無胆小子，如果你有種自己來，

何必叫這些無辜的人來送死。」

老瘟大怒道：

「他媽的，你這背信忘義的小子，我是有眼無珠認識了你，莊進，今夜如果不殺了你，我老瘟就不是人。」

莊進長劍一挺，道：

「來吧，看看是我的劍快還是你的嘴利。」

他是江湖頭號殺手，除了殺，生命中不知有愛，拿劍像懸在天邊的冷月，一抖一顫間，已遙遙指向老瘟，老瘟霍地跳出來，道：

「好，小子，咱們就鬥鬥。」

毛三冷冷地道：

「瘟神，急什麼？這三塊料已給咱們困困圍住，他們又能飛到那裡去，瞧瞧八爺那副德性，他像盞燃盡的油燈，還能點亮多久，嗯……」

一句話提醒了旁邊的小杜，他看看八爺那副慘兮兮的神情，心裡登時一慘，臘黃般的一張臉已沒有往日的神采，眼神中除了尚有一股猶存的殺意外，也有種時不予我的無奈，小杜咬咬牙，道：

「八爺，咱們要衝殺出去。」

搖搖頭，八爺苦笑道：

「路途太遠了，只怕咱們跑不出三里路，我就躺下了，你沒看見我流的血麼？」

小杜顫聲道：

「咱們說不能在這裡等死。」

八爺殺意一濃道：

「我不是在等死，我是在尋找一擊成功的機會，毛三、東魔、老瘟這三個人俱是道上惡徒惡魔，如果我能一舉殺了他們，江湖也許會平靜一段日子。」

小杜猶疑的道：

「八爺，你行麼？」

八爺大笑道：

「不行也得行，這點傷我還沒放在心裡。」

小杜搖頭道：

「不行，八爺，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，我小杜今日拼了這條命也要送你走。」

他說完之後，悄悄向前一移，低聲道：

「莊進！」

莊進雙目緊緊凝注在瘟神身上，聞言道：

「說，咱們不需客套。」

小杜咬牙道：

「護着八爺，咱們衝殺出去。」

莊進眉頭一皺，點頭道：

「試試看吧，瞧這陣勢，咱們要全身而退只怕不是易事，單單這三個老東西已夠瞧的了，更何況還有那些徒子徒孫……」

小杜雙目冷光一閃，道：

「顧不了那麼多了，總要試上一試。」

他右手一提八爺的手臂，和莊進已一左一右的將八爺夾在中間，三個人的劍俱已朝外，只聽小杜吼道：

「衝！」

三個人疾速的向外衝去，莊進先行開路，他的劍特別靈活，在點閃間，已逼退了欲衝過來的漢子。

毛三睹狀大叫道：

「他媽的想溜。」

東魔冷冷地道：

「攔下他們……」

瘟神和毛三的身子幾乎同時飄了起來，兩大高手已看穿了小杜和莊進的企圖，他倆同時出手，劍掌之間，果然將小杜和莊進逼退了下來。

八爺長嘆一聲道：

「退下吧，咱們不走了。」

小杜也悚然的道：

「好吧，他們不放過咱們，咱們就拼命了，莊進，毛三留給我，瘟神交給你。」

他已知道今日逃命不易，索性不走了，冷劍如斜月似的披掛出去，照着毛四那薄落的身子劈去，毛三的刀又厚又重，他可知道如何運用長刀的長處，一見小杜的劍斜劈而落，長刀立刻迎上，噹地一聲，小杜的劍居然讓毛三的刀震斷了。

小杜一呆，毛三的刀已原式不變的砍來，小杜疾速躍退，但，毛三豈是那麼容易放過他，緊隨小杜身後，長刀依然劈落。

小杜暗中一惊，慘叫道：

「毛三，拼了！」

他自知逃不出毛三的刀下，乾脆返身一拳擊向毛三，這一拳固然能傷的毛三，但，毛三的刀也會砍在他腦袋上，若讓那柄大厚刀砍中，小杜非當場死掉！

突然！

小杜耳中只聽一陣金鐵交擊聲，流灑的火星四濺，毛三的身子彈拋出去，而八爺已攔下他那致命的一刀，小杜長吸口氣，道：

「八爺！」

八爺的身子一陣搖幌，喘聲道：

「我很好。」

毛三一落地大罵道：

「不要臉，你八爺也會偷襲。」

八爺喘聲道：

「沒辦法，我總不能看我兄弟死。」

他又往莊進望去，莊進的功夫似乎比小杜要强太多了，他的劍刃像穿梭的螢火蟲，和瘟神不分上下的各出奇招，兩個人已分不出誰是誰？

東魔猛地衝了過來，道：

「毛三，幹吧，再拖下去也意義不大了。」

這個老東西是何等的精明，他已看出八爺的勁力不繼，決無法施展劍罡之技了，在此時他已有十足把握能殺了八爺，於是他出場了。

毛三嘿嘿地道：

「老魔，你也看準了，這時候收拾他像收拾個小孩一樣的容易，怪不得人家說你是頭老狐狸呢，如今看來，你果然盛名不虛。」

東魔嘿嘿地道：

「人在江湖，手段各自運用，只要能一擊而中，何必再乎用什麼方法。」

毛三點點頭道：

「對，對，這方面我要跟你多學學。」

兩人雖然談笑風生，手裡決不閒着，在話語間，兩個人已自左右向八爺撲來，小杜緊握雙拳吼道：

「幹，來吧！」

八爺猛地將小杜一推道：

「退開！」

這時候，八爺像尊神棒的站在小杜身前，一柄劍直柱地上，他雙目如鈴般的凝注在毛三和東魔的飄落的身影上，神態間有種威不可犯的尊崇之態。

東魔看的一楞道：

「好威武！」

他有絕高的功力和身手，平常人他從沒放在眼裡，但此刻面對八爺那股殺意，居然讓老魔有股懼意，他那揮出的手掌竟無法施出全力。

掌勁呼烈，已斜壓而至。

毛三揮刀挺進，叫道：

「八爺，納命吧。」

在刀掌中，八爺忽然仰天一聲悲吭的長嘯，那柄血腸劍刃驀然間强光一湧，像一團白霧似的迎向毛三和東魔揮來的刀掌。

東魔大惊道：

「劍罡！」

他果然是個不尋常的老狐狸，在劍光一閃的刹那，他已驚覺出有點邪門，即刻當機立斷的收拳疾退，人雖脫出劍幕外，人已冒出一身冷汗。

毛三尚在猶疑間喝道：

「老魔，你說什麼？」

他決沒有東魔那麼幸運，也沒有東魔反應快速，當一蓬劍光急罩而落的刹那，他還妄想用自己的刀抵擋住對方的劍勢時，他知道一切都遲了一步。

那柄刀已握進劍幕裡，響起叮叮三聲。

劍光如光的翻飛在半空，繚繞起一片雲霧！

只聽八爺吼道：

「去吧！」

隨着八爺的吼聲，也響起毛三的慘叫道：

「老魔，救我……」

此時此刻能救他的人不多了，只見一片血雨向空中洒落，兩條大腿骨從半空裡落下，毛三的兩條腿已讓八爺的劍硬生生的切下來了。

東魔一呆道：

「好快的劍。」

毛三雖然讓八爺的劍削斷了兩條腿，他猶能咬住牙的苦撐着，只見他全身汗漬如水流下，瞪着一雙絕望的眼，死命的盯住八爺，顫聲道：

「你爲什麼不一劍殺了我……」

八爺也喘聲如牛，道：

「一劍殺了你太舒服了，毛三，你不會忘了萬家樓子那百來條人命吧，他們的死法與今天這情形有何分別，先斷了你的腿，讓你永遠跑不出去，我要看着你慢慢痛苦而死，那樣也不足消我心頭之恨……」

毛三顫聲道：

「老魔！」

東魔冷冷地道：

「幹什麼？」

毛三顫聲道：

「給我一個痛快。」

東魔滿臉不屑地道：

「忍點吧，這是你該還給人家的。」

毛三一呆，怒道：

「你……」

他像是再也無法忍受這錐心刺骨的痛苦，絕望的望着八爺和東魔，一咬舌頭，滿背鮮血，向外吐噴着！

瘟神衝過來，叫道：

「東魔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東魔淡淡地道：

「給八爺劈了。」

瘟神吼道：

「你站在這裡幹什麼？咱們給老毛報仇。」

東魔嘿嘿地道：

「當然要報仇，瞧瞧八爺還能動麼？」

八爺的確動不了，當他竭盡全力使出那致命一擊後，他的全身有如濕脫一樣的人已搖搖欲墜，額際上的汗珠已如黃豆樣的流了下來，兩眼也快吐出來了。

瘟神大笑道：

「好呀，他也有動不了的時候。」

他是個最會打落水狗的人，這種機會他當肯就此放過，人向外一滑，一柄劍迅快的向八爺刺來。

莊進站的遠，想救已來不及了，大叫道：

「八爺，小心！」

八爺那有力氣躲這一劍，索性雙目一閉，要硬接這一劍，小杜望着瘟神的劍一呆，大吼道：

「媽的，你敢！」

他一心護主，那顧得自己手上已沒有長劍，雙拳一握，人已擋在八爺身前，讓瘟神的冷劍帶着的刺在自己的肚子上！

小杜慘叫道：

「八爺，我走了……」

瘟神的劍緩緩從小杜的肚子上拔出來，鮮血像泉水般的湧出來，小杜已扒在地上！

八爺大叫道：

「小杜！」

莊進像頭野獸似的衝過來，揚起手中的劍向瘟神劈去，他恨死這個老瘟了，出手的招式俱是拼命之招，逼得老瘟連連後退。

東魔見機不可機，一移身道：

「小八，是我自己動手，還是你自己來。」

八爺淡淡地道：

「我兄弟爲我捨了命，小八要厚顏無恥的獨活這世上還有何意義，你不是一直想殺我嗎？現在是最好的機會，老魔，動手吧！」

東魔嗯了一聲道：

「你還像條漢子。」

一脚踹在八爺身上，八爺像個球似的被踢飛在地上，東魔踢了一脚，並沒消掉心中那股怨氣，他移身落在八爺的面前，臉上揚起一股得意而滿足的笑意，道：

「我要你慢慢死……」

八爺怒吼一聲，人已歪歪斜斜的站了起來，血腸劍支撐着自己的身子，一雙目珠逼落在東魔身上！

突然！

遠處響起疾速的快蹄聲，那徐徐之聲已劃破夜裡的清冷，只聽一陣殺伐聲遠遠傳來，只見老瘟的手下已連滾帶爬的向四下散去。

老瘟急速的躍出去，吼道：

「是什麼人？」

遠處，只聽有人叫道：

「你祖宗！」

僅這剎那，四週已湧現出人影，只見龍兒跨在馬上帶着神龍旅兄弟已將這裡團團圍住，劍虹和陸剛向場中一望，雙雙大叫道：

「八爺！」

八爺顫聲道：

「守住那個東魔，今夜如果讓他跑了，咱們神龍旅兄弟就全不要混了。」

劍虹點頭道：

「他跑不了，這裡已被咱們全圍住了。」

他一看小杜躺在血泊中，大叫道：

「小杜！」

八爺雙目淌下了淚水，道：

「已死了，是給老瘟殺的，兄弟別放過他……」

瘟神那想到神龍旅兄弟會來的這麼快，他是個見風轉舵見好就收的人，此刻那管丟人不丟人，躍身落向東魔身邊，道：

「老魔，閃……」

東魔嘿嘿地道：

「當然要閃。」

他是何等聰明之人，在老瘟身形甫落的剎那，東魔身形已凌空拔起，朝黑暗中猛撲而去，他知道神龍旅兄弟尚未全部聚攏之前是瞧一可走的時機，這個人說走就走，決不會有絲毫留，話聲中，人已向黑暗中落去。

劍虹吼道：

「別跑！」

只聽龍兒大叫道：

「他跑不了。」

兩道人影在空中一觸而落，東魔滿面惊疑的道：

「小鬼，你……」

龍兒哼哼地道：

「我爹的仇還沒結呢，你想跑麼？」

東魔怒聲道：

「小鬼，你找死。」

他知道此刻不下手將永遠沒有機會了，話聲一落，一掌向龍兒拍去，龍兒眉中帶殺，冷笑道：

「你找死。」

他手掌暗暗一翻，東魔只覺自己擊出的掌勁彷彿沉入無邊無際的大海之中，他暗中一惊，想將掌力撤回來，那曉得手掌一縮的瞬息間，那股自己揮出的力道突然反震過來，他惊駭的縮身，砰地一聲，胸口有如被撞的石牆，呃慘聲中，張口噴出一口鮮血。

他大惊道：

「這是什麼功夫？」

龍兒大笑道：

「廻旋掌，專借力打力，老東西，你有種再出手試試，保證你自己打自己……」

東魔呆呆地道：

「這……」

他現在曉得這種神秘掌式是自己前所未聞的功夫，龍兒會天下至大至剛的十八神手，東魔武功再高也難以力敵，他嚇的連連倒退……。

龍兒冷冷地道：

「老魔，你跪下求饒也許我會饒你死。」

東魔怒吼道：

「放屁！」

他堂堂黑道梟雄，豈會向個小孩子求饒，怒火之下，忘了龍兒剛才給他的教訓，怒吼之下，雙掌齊發，施出全身功力硬往龍兒身上砸去。

龍兒一閃，道：

「去吧。」

他又施出那個怪招，東魔剛發覺不對，想改換招式已來不及了，砰砰兩聲，自己的掌勁全給反彈了回來，哇地吐出三口鮮血，龍兒一手按在東魔的頭上，道：

「滾開！」

東魔的身子像個球一樣的滾到八爺面前，八爺的血腸劍猛地劈了出去，道：

「老魔！」

那聲大叫之後，一柄劍已砍在東魔的腦袋上，鮮血如水噴出，頓時分成兩半，老瘟睹狀大駭，叫道：

「八爺饒命！」

他眞是被龍兒那種神秘功夫嚇呆了，只想能夠留得命就不錯了，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也忘了羞恥，居然跪在地上求饒起來。

龍兒上前道：

「滾吧，這種人不值得殺。」

他隨手一拍，瘟神的身子一顫，果然歪歪斜斜的走了，劍虹吼道：

「不能放他走，小杜死在他手裡。」

龍兒淡淡地道：

「他活着跟死的差不多，那身武功已毀了，終生在痛苦中掙扎，這種懲罰比殺他還要痛苦。」

他忙跑到八爺身邊，道：

「八爺，你……」

八爺苦澀的揮揮手道：

「我沒什麼，倒是小杜，爲了救我，連命都丟了，我欠他太多，神龍旅要好好替他辦後事。」

說到這裡，眼眶裡已盈滿了淚水，劍虹將小杜的身軀抱起來，道：

「八爺，咱們上路……」

晨光透露中，天邊已有了條條黃焰，神龍旅在沉重的哀愁中將小杜運回堂口，八爺太疲累了，在兄弟的扶持下，隨在小杜屍體後緩緩而行。

江湖子弟江湖志，八爺的心已蒼老了，這多年的江湖生涯，他看見太多的血，太多的殺伐，他突然有了萌退之意，望着龍兒的背影，暗中自語的道：

「七叔有後，龍兒又是可造之材，自己何不將統馭神龍旅的重擔交給這孩子。」

當他有了這重大的決定後，他似乎舒暢多了，白茫茫的雲霧中，這行人逐漸消逝，又邁入另一個明天。

（全書完）

還珠樓主

李壽民武俠小說專輯
※本欄提供同業使用※

李壽民 著

1冊	2冊	3冊	4冊	全套	編號	書名	共冊	定價
					1	長眉眞人傳	二	320
					2	金頂掖神誌	三	480
					3	飛江幻異錄	三	480
					4	巴蜀俠踪	三	480
					5	聶殷風雲傳	三	480
					6	續聶殷風雲傳	三	480
					7	大江千壽記	三	480
					8	續大江千壽記	三	480
					9	峨嵋七矮	二	320
					10	青城俠隱錄	三	480
					11	苗疆異女奇幻傳	三	480
					12	虎猿俠道	三	480
					13	一代豪俠萬世錄	三	480
					14	續一代豪俠萬世錄	三	480
					15	枫湖俠隱	三	480
					16	雲海爭奇記	三	480
					17	兵書峽	四	640
					18	大俠狄飛子	三	480
					19	續大俠狄飛子	二	320
					20	黑媽蛾	二	320
					21	飛山四友	二	320
					22	皇閨異人傳	三	480
					23	邊寨英雄譜	二	320
					24	冷魂谷	二	320
					25	黑孩兒	二	320
					26	北海屠飛記	二	320
					27	征輪俠影	二	320
					28	武當異人傳	二	320
					29	長眉眞人傳	二	320
					30	蜃荒俠隱	四	640
					31	蜀山劍俠新傳	三	480
					32	青門十四俠	三	480
					33	虎爪山王	一	160
					34	俠丐木骨者	一	160
					35	大漠英雄	四	640
					36	岳飛傳	一	200
					37			
					38			
					39			
					40			
					41			
					42			
					43			
					44			
					45			

※本欄提供同業使用※

費蒙 著

1冊	2冊	3冊	4冊	全套	編號	書名	共冊	定價
					1	大小姐與流氓	二	240
					2	功夫新娘	二	180
					3	101女兇手	二	220
					4	賭命記	二	240
					5	禁海之孤	一	140
					6	人在江湖	二	220
					7	浪人傳	一	140
					8	貓眼女娘	二	260
					9	紫色夜叉	二	260
					10	偵察者七號	一	130
					11	萬里擒兇	一	130
					12	紫霧香	二	260
					13	魔鬼新娘	二	260
					14	魔鬼玩偶	一	150
					15	霧香煞手	二	200
					16	迷魂者	二	200
					17	奔頭惰婦	一	120
					18	罪惡	一	120
					19	恐怖美人	二	220
					20	再別駱駝	二	220
					21	江湖無道	一	140
					22	十二煞星	一	140
					23	尋兇記	一	120
					24	七忍武館	一	120
					25	鴨蛋公主	一	120
					26	黑霜別墅	一	140
					27	滑水俱樂部	一	120
					28	金孔雀	一	120
					29	假鈔案	一	120
					30	女菩薩	一	120
					31	好頭王五	一	120
					32			
					33			
					34			
					35			
					36			
					37			
					38			
					39			
					40			
					41			
					42			
					43			
					44			
					45			

※本欄提供同業使用※

1/冊	2/冊	3/冊	4/冊	全/套	編號	書名	共冊	定價
						孫玉鑫著		
					1	威震江湖第一花	二	320
					2	續威震江湖第一花	二	320
					3	飛雨落花紅	三	480
					4	朱門劫	三	480
					5	不朽英雄傳	三	480
					6	拾魂樓	三	480
						辛奇著		
					1	關外震九州	二	320
					2	七彩王子	二	320
					3	江湖一條龍	三	480
					4	江湖兩匹狼	二	320
						司馬嵐著		
					1	清宮俠影	三	480
					2	續清宮俠影	三	480
					3	震元甲	三	480
					4	玉扇銀劍	三	480
					5	艷俠金龍環	三	480
						高陽著 古典小		
					1	劉三秀	一	120
					2	瀛宮春曉	一	120
					3	正德外記	一	120
					4	小鳳仙	上	120
					5	小鳳仙	下	120
					6	狀元娘子	上	120
					7	狀元娘子	下	120
					8	徐老虎與白寡婦	上	120
					9	徐老虎與白寡婦	下	120

※本欄提供同業使用※

1/冊	2/冊	3/冊	4/冊	全/套	編號	書名	共冊	定價
						劍虹著		
					1	花自飄零劍自寒	二	320
					2	飛刀醉月	二	320
					3	血滿江湖月滿樓	二	320
					4	玉手雕龍	二	320
					5	一劍光寒起寶樓	二	320
					6	素手紅羅玉花驄	三	320
						顧明道武俠小說		
					1	荒山女俠	三	480
					2			
					3			
					4			
					5			
					6			
						高峯著		
					1	高原奇俠傳	四	640
					2			
					3			
					4			
					5			
					6			
						李淳武俠傳奇		
					1	魔界三室	四	640
					2	離魂	四	640
						殷雲凌武俠小說		
					1	殺血思仇	三	480

※本欄提供同業使用※

1/冊	2/冊	3/冊	4/冊	全/套	編號	書名	共冊	定價
					1	金黃色牡丹	一	100
					2	外遇	一	100
					3	舞男	一	100
					4	愛的洗禮	一	100
					5	三點皇后	一	100
					6	彩男(上)		100
					7	彩男(下)		100
					8	在室男	一	100
					9	夜蝦	一	100
					10	賭道情郎	一	100
					11	神女淚痕	一	100
					12	浮	一	100
					13	女陷	一	100
					14	迷	一	100
					15	假戲眞做	一	100
					16	星媽	一	100
					17	家有菲傭	一	100
					18	午夜情	一	100
					19	愛與恨	一	100
					20	舞會	一	100
					21	艾歌	一	100
					22	紅屋	一	100
					23	雅男	一	100
					24	小妖	一	100
					25	遊戲	一	100
					26	小歌手	一	100
					27	百花劫	一	100
					28	點女	一	100
					29	誰來晚餐	一	100
						東方英著		
					1	血路	三	480
					2	霹靂明珠	三	480
					3	竹劍飛燭	三	480
					4	烈日飛霜	三	480
					5	道與與魔	三	480
					6	熱血江湖	三	480
					7	武林潮	三	480
					8	河漢三霸	三	480
					9	魔俠傳	三	480
					10	冠蓋凡胎	三	480

※本欄提供同業使用※ **東方玉著**

編號	書名	共冊	定價
	東方玉武俠小說專輯		
1	流香谷	三	480
2	續流香令	二	320
3	飛龍引	三	480
4	風雲七劍	四	640
5	霧中劍影	一	160
6	翠蓮曲	二	320
7	紅綾俠侶	三	480
8	神劍金釵	三	480
9	再劍劫	三	480
10	雙玉，紅	三	480
11	北山驚龍	三	480
	秦紅武俠小說專輯		
1	一劍染紅長白雪	一	160
2	武林大奇案	一	160
3	俠鉢	一	160
4	劍舞	一	160
5	巫山雙蝶	二	320
6	大俠追雲手	二	320
7	一劍照紅顏	二	320
8	俠骨奇情	二	320
	曹若冰著		
1	仁心善生	三	480
2	金劍寒梅	二	320
3	魔中俠	三	480
4	天涯雙燕	二	320
5	青衫遊龍	四	640

武兒爺

著　　者：柳　殘　陽
出 版 者：大美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負 責 人：沈　耀　榮
發 行 人：張　銘　森
發 行 所：合　成　書　局
總 經 銷：合成書局門市部
台北市重慶北路一段 83 巷 27 號
電話：(2) 5417597
郵政劃撥帳號：第 0110066-2 號（合成書局收）
印 刷 廠：欣泰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台北縣三重市長壽街 33 巷 1 號
電話：9722754
美州加拿大總經銷：泛　亞　書　局
PAN ASIAN PUBLICATIONS
69 Blue Eagle Trail
Agincourt, Ontario MIV IK6
TELEPHONE(416)292-7544
CANADA
定　　價：新台幣：160 元
美　金：7 元 2 角
港　幣：　元
中華民國 79 年　元 月初版

本書擁有著作權、版權、譯作權不可翻印
本社書籍系列名稱及商標圖樣均向中央標
準局註册，不可仿用。註册號碼 34032..261954
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請寄回更換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二六六號
郵購八折優待　郵票通用

※本欄提供同業使用※

※本欄提供同業使用

1冊	2冊	3冊	4冊	全套	編號	書名	共冊	定價
						何索社會諷刺小說		
					1	無愛無怨無恨	一	100
					2	沾花惹草	一	100
					3	傻家伙	一	100
					4	溫柔地獄	一	100
					5	銀幕失身記	一	100
					6	哭在愛裡	一	100
					7	追踪一個愛	一	100
					8	花落水流紅	一	100
					9	幾番風雨見眞情	一	100
					10	春夢無痕	一	100
					11	情勿勿	一	100
					12	霎慾掙扎	一	100
					13	春花秋月何時了	一	100
					14	女人萬歲	一	100
					15	半下流生活	一	100
					16	狂戀	一	100
						光泰文藝系列		
					1	飄零的雨中花	一	100
					2	迷惑	二	200
					3	婚姻・婚因	一	100
					4	逃避婚姻的	一	100
					5	少婦恐	一	100
					6	夜的告白	一	100
					7	調查員的故事	一	100
						慕容美		
					1	金簫春秋	三	480
					2	恩怨不了情	三	480
					3	飛俠斷魂篇	三	480
					4	一流刀客震武林	四	480

1冊	2冊	3冊	4冊	全套	編號	書名	共冊	定價
						楊子崴著		
					1	鬼吻一吻定鬼情	一	100
					2	迷情記	一	100
					3	女大亨	一	100
					4	走鄉下情郎	一	100
					5	愛情千萬里	一	100
					6	往事莫驚夢	一	100
					7	舞影心聖	一	100
						寒如霜著		
					1	黑夜不要叫我	一	100
					2	艷遇艷遇	一	100
					3	雨夜女郎	一	100
					4	午夜情挑夢難留	一	100
					5	酒杯中搖出風情	一	100
					6	仰賴財色狀元頭	一	100